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聊齋誌異 第六卷

潞令

宋國英，東平人，以教習授潞城令。貪暴不仁，催科尤酷，斃杖下者，狼藉於庭。余鄉徐白山適過之，見其橫，諷曰：「為民父母，威儀固至此乎？」宋揚揚作得意之詞曰：「喏！不敢！官雖小，蒞任百日，誅五□八人矣。」後半年，方據案視事，忽瞪目而起，手足撓亂，似與人撐拒狀。自言曰「我罪當死！我罪當死！」扶入署中，逾時尋卒。嗚呼！幸有陰曹兼攝陽政；不然，顛越貨多，則「卓異」聲起矣，流毒安窮哉！

異史氏曰：「潞子故區，其人魂魄毅，故其為鬼雄。今有一官握篆於上，必有一二鄙流，風承而痔舐之。其方盛也，則竭攫未盡之膏脂，為之具錦屏；其將敗也，則驅誅未盡之肢體，為之乞保留。官無貪廉，每蒞一任，必有此兩事。赫赫者一日未去，則蚩蚩者不敢不從。積習相傳，沿為成規，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！」

馬介甫

楊萬石，大名諸生也。生平有「季常之懼」。妻尹氏，奇悍。少注之，輒以鞭撻從事。楊父年六□餘而鰥，尹以齒奴隸數。楊與弟萬鍾常竊餌翁，不敢令婦知。然衣敗絮，恐貽訕笑，不令見客。萬石四□無子，納妾王，且夕不敢通一語。兄弟候試郡中，見一少年，容服都雅。與語，悅之。詢其姓字，自云：「介甫，姓馬。」由此交日密，焚香為昆季之盟。既別，約半載，馬忽攜僮僕過楊。值楊翁在門外，曝陽捫蝨。疑為傭僕，通姓氏使達主人。翁披絮去。或告馬：「此即其翁也。」馬方驚訝，楊兄弟岸幘出迎。登堂一揖，便請朝父。萬石辭以偶恙。促坐笑語，不覺向夕。萬石屢言具食，而終不見至。兄弟迭互出入，始有瘦奴持壺酒來。俄頃引盡。坐伺良久，萬石頻起催呼，額頰間熱汗蒸騰。俄瘦奴以饌具出，脫粟失飪，殊不甘旨。食已，萬石草草便去。萬鍾襍來伴客寢。馬責之曰：「曩以伯仲高義，遂同盟好。今老父實不溫飽，行道者羞之！」萬鍾泫然曰：「在心之情，卒難申致。家門不吉，蹇遭悍嫂，尊長細弱，橫被摧殘。非瀝血之好，此醜不敢揚也。」馬駭嘆移時，曰：「我初欲早旦而行，今得此異聞，不可不一目見之。請假開舍，就便自炊。」萬鍾從其教，即除室為馬安頓。夜深竊餽蔬稻，惟恐婦知。馬會其意，力卻之。且請楊翁與同食寢。自詣城肆，市布帛，為易袍袴。父子兄弟皆感泣。

萬鍾有子喜兒，方七歲，夜從翁眠。馬撫之曰：「此兒福壽，過於其父，但少年孤苦耳。」婦聞老翁安飽，大怒，輒罵，謂馬強預人家事。初惡聲尚在閨闈，漸近馬居，以示瑟歌之意。楊兄弟汗體徘徊，不能制止；而馬若弗聞也者。妾王，體妊五月，婦始知之，褫衣慘掠。已，乃喚萬石跪受巾幘，操鞭逐出。值馬在外，慚慊不前。又追逼之，始出。婦亦隨出，叉手頓足，觀者填溢。馬指婦叱曰：「去，去！」婦即反奔，若被鬼逐。袴履俱脫，足纏縈繞於道上，徒跣而歸，面色灰死。少定，婢進襪履。著已，嗷嗷大哭。家人無敢問者。馬曳萬石為解巾幘。萬石聳身定息，如恐脫落；馬強脫之。而坐立不寧，猶懼以私脫加罪。探婦哭已，乃敢入，趨趨而前。婦殊不發一語，遽起，入房自寢。萬石意始舒，與弟竊奇焉。家人皆以為異，相聚偶語。婦微有聞，益羞怒，遍撻奴婢。呼妾，妾創劇不能起。婦以為偽，就榻撈之，崩注墮胎。萬石於無人處，對馬哀啼。馬慰解之。呼僮具牢饌，更籌再唱，不放萬石歸。婦在閨房，恨夫不歸，方大恚忿。聞擣扉聲，急呼婢，則室門已闢。有巨人入，影蔽一室，猙獰如鬼。俄又有數人，各執利刃。婦駭絕欲號。巨人以刀刺頸，曰：「號便殺卻！」婦急以金帛贖命。巨人曰：「我冥曹使者，不要錢，但取悍婦心耳！」婦益懼，自投敗穎。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：「如某事，謂可殺否？」即一畫。凡一切凶悍之事，責數殆盡，刀畫膚革，不啻數□。末乃曰：「妾生子，亦爾宗緒，何忍打墮？此事必不可有！」乃令數人反接其手，剖視悍婦心腸。婦叩頭乞命，但言知悔。俄聞中門啟閉，曰：「楊萬石來矣。既已悔過，姑留餘生。」紛然盡散。無何，萬石入，見婦赤身繃繫，心頭刀痕，縱橫不可數。解而問之，得其故，大駭，竊疑馬。

明日，向馬述之。馬亦駭。由是婦威漸斂，經數月不敢出一惡語。馬大喜，告萬石曰：「實告君，幸勿宣洩：前以小術懼之。既得好合，請暫別也。」遂去。婦每日暮，挽留萬石作侶，懽笑而承迎之。萬石生平不解此樂，遽遭之，覺坐立皆無所可。婦一夜憶巨人狀，瑟縮搖戰。萬石思媚婦意，微露其假。婦遽起，苦致窮詰。萬石自覺失言，而不可悔，遂實告之。婦勃然大罵。萬石懼，長跽床下。婦不顧。哀至漏三下。婦曰：「欲得我怨，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干數，此恨始消。」乃起捉廚刀。萬石大懼而奔，婦逐之。犬吠雞騰，家人盡起。萬鍾不知何故，但以身左右翼兄。婦方詬詈，忽見翁來，暗袍服，倍益烈怒；即就翁身條條割裂，批頰而摘翁髭。萬鍾見之怒，以石擊婦，中顛，顛蹶而斃。萬鍾曰：「我死而父兄得生，何憾！」遂投井中，救之已死。移時婦蘇，聞萬鍾死，怒亦遂解。既殯，弟婦戀兒，矢不嫁。婦唾罵不與食，醮去之。遺孤兒，朝夕受鞭楚。俟家人食訖，始啗以冷塊。積半歲，兒尪羸，僅存氣息。一日，馬忽至。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。馬見翁濼縷如故，大駭；又聞萬鍾殞謝，頓足悲哀。兒聞馬至，便來依戀，前呼馬叔。馬不能識，審顧始辨。驚曰：「兒何憔悴至此！」翁乃囁嚅具道情事。馬忿然謂萬石曰：「我曩道兄非人，果不謬。兩人止此一線，殺之，將奈何？」萬石不言，惟伏首帖耳而泣。坐語數刻，婦已知之。不敢自出逐客，但呼萬石入，批使絕馬。含涕而出，批痕儼然。馬怒之曰：「兄不能威，獨不能斷『出』耶？毆父殺弟，安然忍受，何以為人？」萬石欠伸，似有動容。馬又激之曰：「如渠不去，理須威劫；便殺卻勿懼。僕有二三知交，都居要地，必合極力，保無虧也。」萬石喏，負氣疾行，奔而入。適與婦遇，叱問：「何為？」萬石遑遽失色，以手據地，曰：「馬生教余出婦。」婦益恚，顧尋刀杖，萬石懼而卻步。馬唾之曰：「兄真不可教也已！」遂開篋，出刀圭藥，合水授萬石飲。曰：「此丈夫再造散。所以不輕用者，以能病人故耳。今不得已，暫試之。」飲下，少頃，萬石覺忿氣填胸，如烈焰中燒，刻不容忍。直抵閨闈，叫喊雷動。婦未及詰，萬石以足騰起，婦顛去數尺有咫。即復握石成拳，播擊無算。婦體幾無完膚，嘲罵猶嘗。萬石於腰中出佩刀。婦罵曰：「出刀子，敢殺我耶？」萬石不語，割股上肉，大如掌，擲地上。方欲再割，婦哀鳴乞恕。萬石不聽，又割之。家人見萬石兇狂，相集，死力掖出。馬迎去，捉臂相慰勞。萬石餘怒未息，屢欲奔尋。馬止之。少間，藥力漸消，嗒焉若喪。馬囑曰：「兄勿餒。乾綱之振，在此一舉。夫人之所以懼者，非朝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譬昨死而今生，須從此滌故更新；再一餒，則不可為矣。」遣萬石入探之。婦股慄心懼，倩婢扶起，將以膝行。止之，乃已。出語馬生，父子交賀。馬欲去，父子共挽之。馬曰：「我適有東海之行，故便道相過，還時可復會耳。」

月餘，婦起，賓事良人。久覺黔驢無技，漸狎，漸嘲，漸罵；居無何，舊態全作矣。翁不能堪，宵遁，至河南，隸道士籍。萬石亦不敢尋。年餘，馬至，知其狀，佛然責數已，立呼兒至，置驢子上，驅策逕去。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。學使案臨，以劣行黜名。又四五年，遭回祿，居室財物，悉為煨燼；延燒鄰舍。村人執以告郡，罰鍰煩苛。於是家產漸盡，至無居廬。近村相戒無以舍舍萬石。尹氏兄弟怒婦所為，亦絕拒之。萬石既窮，質妾於貴家，偕妻南渡。至河南界，資斧已絕。婦不肯從，聒夫再嫁。適有屠而鰥者，以錢三百貨去。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。至一朱門，閽人訶拒不聽前。少間，一官人出，萬石伏地啜泣。官人熟視久之，略詰姓名，驚曰：「是伯父也！何一貧至此？」萬石細審，知為喜兒，不覺大哭。從之入，見堂中金碧煥映。俄頃，父扶童子出，相對悲哽。萬石始述所遭。初，馬攜喜兒至此，數日，即出尋楊翁來，使祖孫同居。又延師教讀。□五歲入邑庠，次年領鄉薦，始為完婚。乃別欲去。祖孫泣留之。馬曰：「我非人，實狐仙耳。道侶相候已久。」遂去。孝廉言之，不覺惻楚。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，倍益感傷。遂以輿馬贖金贖王氏歸。年餘，生一子，因以為嫡。尹從屠半載，狂悖猶昔。夫怒，以屠刀孔其股，穿

以毛綆，懸梁上，荷肉竟出。號極聲嘶，鄰人始知。解縛抽綆；一抽則呼痛之聲，震動四鄰。以是見屠來，則骨毛皆豎。後脛創雖愈，而斷芒遺肉內，終不良於行；猶夙夜服役，無敢少懈。屠既橫暴，每醉歸，則撻笞不情。至此，始悟昔之施於人者，亦猶是也。一日，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，近村農婦，並來參謁。尹在中悵立不前。王氏故問：「此伊誰？」家人進白：「張屠之妻。」便訶使前，與太夫人稽首。王笑曰：「此婦從屠，當不乏肉食，何羸瘠乃爾？」尹愧恨，歸欲自經，綆弱不得死。屠益惡之。歲餘，屠死。途遇萬石，遙望之，以膝行，淚下如縷。萬石礙僕，未通一言。歸告姪，欲謀珠還。姪固不肯。婦為里人所唾棄，久無所歸，依群乞以食。萬石猶時就尹廢寺中。姪以為玷，陰教群乞窄辱之，乃絕。此事余不知其究竟，後數行，乃畢公權撰成之。

異史氏曰：「懼內，天下之通病也。然不意天壤之間，乃有楊郎！寧非變異？余嘗作妙音經之續言，謹附錄以博一噱：『竊以天道化生萬物，重賴坤成；男兒志在四方，尤須內助。同甘獨苦，勞爾□月呻吟；就濕移乾，苦矣三年嘔笑。此顧宗祧而動念，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；瞻井臼而懷思，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。第陰教之旗幟日立，遂乾綱之體統無存。始而不遜之聲，或大施而小報；繼則如賓之敬，竟有往而無來。祇緣兒女深情，遂使英雄短氣。床上夜叉坐，任金剛亦須低眉。釜底毒煙生，即鐵漢無能強項。秋砧之杵可掬，不擣月夜之衣；麻姑之爪能搔，輕試蓮花之面。小受大走，直將代孟母投梭；婦唱夫隨，翻欲起周婆制禮。婆娑跳擲，停觀滿道行人；嘲啻鳴嘶，撲落一群嬌鳥。惡乎哉！呼天籲地，忽爾披髮向銀床。醜矣夫！轉日搖頭，猥欲投繯延玉頸。當是時也：地下已多碎膽，天外更有驚魂。北宮黜未必不逃，孟施舍焉能無懼？將軍氣同雷電，一入中庭，頓歸無何有之鄉；大人面若冰霜，比到寢門，遂有不可問之處。豈果脂粉之氣，不勢而威？胡乃骯臟之身，不寒而慄？猶可解者：魔女翹鬟來月下，何妨俯伏皈依？最冤枉者：鳩盤蓬首到人間，也要香花供養。聞怒獅之吼，則雙孔撩天；聽牝雞之鳴，則五體投地。登徒子淫而忘醜，迴波詞憐而成嘲。設為汾陽之婿，立致尊榮，媚卿卿良有故；若贅外黃之家，不免奴役，拜僕僕將何求？彼窮鬼自覺無顏，任其斫樹摧花，止求包荒於妒婦；如錢神可云有勢，乃亦嬰鱗犯制，不能借助於方兄。豈縛游子之心，惟茲鳥道？抑消霸王之氣，恃此鴻溝？然死同穴，生同衾，何嘗教吟「白首」？而朝行雲，暮行雨，輒欲獨占巫山。恨煞「池水清」，空按紅牙玉板；憐爾妾命薄，獨支永夜寒更。蟬殼驚灘，喜驪龍之方睡；犢車塵尾，恨駑馬之不奔。榻上共臥之人，撻去方知為舅；床前久繫之客，牽來已化為羊。需之殷者僅俄頃，毒之流者無盡藏。買笑纏頭，而成自作之孽，太甲必曰難違；俯首帖耳，而受無妄之刑，李陽亦謂不可。酸風凜冽，吹殘綺閣之春；醋海汪洋，淹斷藍橋之月。又或盛會忽逢，良朋即坐，斗酒藏而不設，且由房出逐客之書；故人疏而不來，遂自我廣絕交之論。甚而雁影分飛，涕空沾於荊樹；鸞膠再覓，變遂起於蘆花。故飲酒陽城，一堂中惟有兄弟；吹竽商子，七旬餘並無室家；古人為此，有隱痛矣。嗚呼！百年鴛偶，竟成附骨之疽；五兩鹿皮，或買剝床之痛。髡如載者如是，膽似斗者何人？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胎；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？娘子軍肆其橫暴，苦療妒之無方；胭脂虎噉盡生靈，幸渡迷之有楫。天香夜蕪，全登湯鑊之波；花雨晨飛，盡滅劍輪之火。極樂之境，彩翼雙棲；長舌之端，青蓮並蒂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，立道場於愛河之濱。噢！願此幾章貝葉文，灑為一滴楊枝水！」」

魁星

鄆城張濟宇，臥而未寐，忽見光明滿室。驚視之，一鬼執筆立，若魁星狀。急起拜叩。光亦尋滅。由此自負，以為元魁之先兆也。後竟落拓無成；家亦彫落，骨肉相繼死，惟生一人存焉。彼魁星者，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？

庫將軍

庫大有，字君實，漢中洋縣人。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。祖厚遇之，屢蒙拔擢，遷偽周總戎。後覺大勢既去，潛以兵乘祖。祖格拒傷手，因就縛之，納款於總督蔡。至都，夢至冥司，冥王怒其不義，命鬼以沸油澆其足。既醒，足痛不可忍。後腫潰，指盡墮。又益之瘡。輒呼曰：「我誠負義！」遂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事偽朝固不足言忠；然國士庸人，因知為報，賢豪之自命宜爾也。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。」

絳妃

癸亥歲，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。公家花木最盛，暇輒從公杖履，得恣游賞。一日，眺覽既歸，倦極思寢，解履登床。夢二女郎，被服豔麗，近請曰：「有所奉託，敢屈移玉。」余愕然起，問：「誰相見召？」曰：「絳妃耳。」恍惚不解所謂，遽從之去。俄睹殿閣，高接雲漢。下有石階，層層而上，約盡百餘級，始至顛頭。見朱門洞敞。又有二三麗者，趨入通客。無何，詣一殿外，金鈎碧箔，光明射眼。內一女人降階出，環佩鏘然，狀若貴嬪。方思展拜，妃便先言：「敬屈先生，理須首謝。」呼左右以毯貼地，若將行禮。余惶悚無以為地，因啟曰：「草莽微賤，得辱寵召，已有餘榮。況敢分庭抗禮，益臣之罪，折臣之福！」妃命撤毯設宴，對筵相向。酒數行，余辭曰：「臣飲少輒醉，懼有愆儀。救命云何？幸釋疑慮。」妃不言，但以巨杯促飲。余屢請命。乃言：「妾，花神也。合家細弱，依棲於此，屢被封家婢子，橫見摧殘。今欲背城借一，煩君屬檄草耳。」余皇然起奏：「臣學陋不文，恐負重託；但承寵命，敢不竭肝鬲之愚。」妃喜，即殿上賜筆札。諸麗者拭案拂座，磨墨濡毫。又一垂髻人，折紙為範，置腕下。略寫一兩句，便二三輩疊背相窺。余素遲鈍，此時覺文思若湧。少間，稿脫，爭持去，啟呈絳妃。妃展閱一過，頗謂不疵，遂復送余歸。醒而憶之，情事宛然。但檄詞強半遺忘，因足而成之：

「謹按封氏，飛揚成性，忌嫉為心。濟惡以才，妒同醉骨；射人於暗，奸類含沙。昔虞帝受其狐媚，英、皇不足解憂，反借渠以解慍；楚王蒙其蠱惑，賢才未能稱意，惟得彼以稱雄。沛上英雄，雲飛而思猛士；茂陵天子，秋高而念佳人。從此怙寵日恣，因而肆狂無忌。怒號萬竅，響碎玉於王宮；泠泠中宵，弄寒聲於秋樹。條向山林叢裏，假虎之威；時於豔潏堆中，生江之浪。且也，簾鉤頻動，發高閣之清商；簾鐵忽敲，破離人之幽夢。尋帷下榻，反同人幕之賓；排闥登堂，竟作翻書之客。不曾於生平識面，直開門戶而來；若非是掌上留裙，幾掠妃子而去。吐虹絲於碧落，乃敢因月成闌；翻柳浪於青郊，謬說為花寄信。賦歸田者，歸途纔就，飄飄吹薛荔之衣；登高臺者，高興方濃，輕輕落茱萸之帽。蓬梗卷兮上下，三秋之羊角搏空；箏聲入乎雲霄，百尺之鳶絲斷繫。不奉太后之詔，欲速花開；未絕座客之纓，竟吹燈滅。甚則揚塵播土，吹平李賀之山；叫雨呼雲，捲破杜陵之屋。馮夷起而擊鼓，少女進而吹笙。蕩漾以來，草皆成偃；吼奔而至，瓦欲為飛。未施搏水之威，浮水江豚時出拜；陡出障天之勢，書天雁字不成行。助馬當之輕帆，彼有取爾；牽瑤臺之翠帳，於意云何？至於海鳥有靈，尚依魯門以避；但使行人無恙，願喚尤郎以歸。古有賢豪，乘而破者萬里；世無高士，御以行者幾人？駕礮車之狂雲，遂以夜郎自大；恃貪狼之逆氣，漫以河伯為尊。姊妹俱受其摧殘，彙族悉為其蹂躪。紛紅駭綠，掩苒何窮？擊柳鳴條，蕭騷無際。雨零金穀，綴為藉客之裋；露冷華林，去作沾泥之絮。埋香瘞玉，殘妝卸而翻飛；朱樹雕欄，雜珮紛其零落。減春光於旦夕，萬點正飄愁；覓殘紅於西東，五更非錯恨。翩躚江漢女，弓鞋漫踏春園；寂寞玉樓人，珠勒徒嘶芳草。斯時也：傷春者有難離為情之怨，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。爾乃趾高氣揚，發無端之踔厲；催蒙振落，動不已之矍矍。傷哉綠樹猶存，簌簌者繞牆自落；久矣朱牖不豎，娟娟者實涕誰憐？墮沾沾籬，畢芳魂於一日；朝榮夕悴，免荼毒以何年？怨羅裳之易開，罵空聞於子夜；訟狂伯之肆虐，章未報於天庭。誕告芳鄰，學作蛾眉之陣；凡屬同氣，群興草木之兵。莫言蒲柳無能，但須藩籬有志。且看鶯鶯燕侶，公覆奪愛之仇；請與蝶友蜂交，共發同心之誓。蘭桂柱楫，可教戰於昆明；桑

蓋柳旌，用觀兵於上苑。東籬處士，亦出茅廬；大樹將軍，應懷義憤。殺其氣燄，洗千年粉黛之冤；殲爾豪強，銷萬古風流之恨！」

河間生

河間某生，場中積麥穰如丘，家人日取為薪，洞之。有狐居其中，常與主人相見，老翁也。一日，屈主人飲，拱生入洞。生難之，強而後入。入則廊舍華好。即坐，茶酒香烈。但日色蒼黃，不辨中夕。筵罷既出，景物俱杳。翁每夜往夙歸，人莫能跡，問之，則言友朋招飲。生請與俱，翁不可。固請之，翁始諾。挽生臂，疾如乘風，可炊黍時，至一城市。入酒肆，見坐客良多，聚飲頗嘩。乃引生登樓上。下視飲者，几案殍殍，可以指數。翁自下樓，任意取案上酒果，杯來供生，筵中人曾莫之禁。移時，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橘，命翁取之。翁曰：「此正人，不可近。」生默念：狐與我游，必我邪也。自今以往，我必正！方一注想，覺身不自主，眩墮樓下。飲者大駭，相譁以妖。生仰視，竟非樓上，乃梁間耳。以實告眾。眾審其情確，贈而遣之。問其處，乃魚臺，去河間千里云。

雲翠仙

梁有才，故晉人，流寓於濟，作小負販。無妻子田產。從村人登岱。岱，四月交，香侶雜沓。又有優婆夷、塞，率眾男子以百□，雜跪神座下，視香炷為度，名曰「跪香」。才視眾中有女郎，年□七八而美，悅之。詐為香客，近女郎跪；又偽為膝因無力狀，故以手據女郎足。女回首似嗔，膝行而遠之。才又膝行近之；少間，又據之。女郎覺，遽起，不跪，出門去。才亦起，出履其跡，不知其往。心無望，怏怏而行。途中見女郎從媪，似為女也母者，才趨之。媪女行且語。媪云：「汝能參禮娘娘，大好事！汝又無弟妹，但獲娘娘冥加護，護汝得快婿，但能相孝順，都不必貴公子、富王孫也。」才竊喜，漸漬詰媪。媪自言為雲氏，女名翠仙，其出也。家西山四□里。才曰：「山路濶，母如此踳踳，妹如此纖纖，何能便至？」曰：「日已晚，將寄舅家宿耳。」才曰：「適言相婿，不以貧嫌，不以賤鄙，我又未婚，頗當母意否？」媪以問女，女不應。媪數問，女曰：「渠寡福，又蕩無行，輕薄之心，還易翻覆。兒不能為過仗兒作婦！」才聞，樸誠自表，切矢嚙日。媪喜，竟諾之。女不樂，勃然而已。母又強拍之。才殷勤，手於橐，覓山兜二，昇媪及女。已步從，若為僕。過隘，輒訶兜夫不得顛搖動，良殷。俄抵村舍，便邀才同入舅家。舅出翁，始出媪也。雲兄之嫂之。謂：「才吾婿。日適良，不須別擇，便取今夕。」舅亦喜，出酒肴餌才。既，嚴妝翠仙出，拂榻促眠。女曰：「我固知郎不義，迫母命，漫相隨。郎若人也，當不須憂借活。」才唯唯聽受。明日早起，母謂才：「宜先去，我以女繼至。」才歸，掃戶闔。媪果送女至。入視室中，虛無有。便云：「似此何能自給？老身速歸，當小助汝辛苦。」遂去。次日，有男女數輩，各攜服食器具，布一室滿之。不飯俱去，但留一婢。才由此坐溫飽，惟日引里無賴，朋飲競賭，漸盜女郎簪珥佐博。女勸之，不聽；頗不耐之，惟嚴守箱篋，如防寇。一日，博黨款門訪才，窺見女，適適驚。戲謂才曰：「子大富貴，何憂貧耶？」才問故。答曰：「曩見夫人，實仙人也。適與子家道不相稱。貨為媵，金可得百；為姦，可得千。——千金在室，而聽飲博無費耶？」才不言，而心然之。歸輒向女歎歎，時時言貧不可度。女不顧，才頻頻擊桌，拋匕箸，罵婢，作諸態。一夕，女沽酒與飲。忽曰：「郎以貧故，日焦心。我又不能御窮，分郎憂，中豈不愧作？但無長物，止有此婢，鬻之，可稍稍佐經營。」才搖首曰：「其直幾許！」又飲少時，女曰：「妾於郎，有何不相承？但力竭耳。念一貧如此，便死相從，不過均此百年苦，有何發跡？不如以妾鬻貴家，兩所便益，得直或較婢多。」才故愕言：「何得至此！」女固言之，色作莊。才喜曰：「容再計之。」遂緣中貴人，貨隸樂籍。中貴人親詣才，見女大悅。恐不能即得，立券八百緡，事濱就矣。女曰：「母日以婿家貧，常常縈念，今意斷矣，我將暫歸省；且郎與妾絕，何得不告母？」才慮母阻。女曰：「我顧自樂之，保無差貸。」才從之。夜將半，始抵母家。搗闖入，見樓舍華好，婢僕輩往來憧憧。才日與女居，每請詣母，女輒止之。故為甥館年餘，曾未一臨岳家。至此大駭，以其家巨，恐媵妓所不甘也。女引才登樓上。媪驚問夫妻何來。女怨曰：「我固道渠不義，今果然！」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錠置几上，曰：「幸不為小人賺脫，今仍以還母。」母駭問故。女曰：「渠將鬻我，故藏金無用處。」乃指才罵曰：「豺鼠子！曩日負肩擔，面沾塵如鬼。初近我，熏熏作汗腥，膚垢欲傾塌，足手皴一寸厚，使人終夜惡。自我歸汝家，安坐餐飯，鬼皮始脫。母在前，我豈誣耶？」才垂首，不敢少出氣。女又曰：「自顧無傾城姿，不堪奉貴人；似若輩男子，我自謂猶相匹。有何虧負，遂無一念香火情？我豈不能起樓宇、買良沃，念汝儂薄骨、乞丐相，終不是白頭侶！」言次，婢媪連袂，旋旋圍繞之。聞女責數，便都唾罵，共言：「不如殺卻，何須復云云！」才大懼，據地自投，但言知悔。女又盛氣曰：「鬻妻子已大惡，猶未便是劇；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！」言未已，眾皆裂，悉以銳簪剪刀股攢刺齊。才號悲乞命。女止之曰：「可暫釋卻。渠便無仁義，我不忍其艱棘。」乃率眾下樓去。才坐聽移時，語聲俱寂，思欲潛遁。忽仰視見星漢，東方已白，野色蒼莽；燈亦尋滅。並無屋宇，身坐削壁上。俯瞰絕壁，深無底。駭絕，懼墮。身稍移，塌然一聲，墮石崩墜。壁半有枯橫焉，買不得墮。以枯受腹，手足無著。下視茫茫，不知幾何尋丈。不敢轉側，嗥怖聲嘶，一身盡腫，眼耳鼻舌身力俱竭。日漸高，始有樵人望見之；尋縋來，縋而下，取置崖上，奄將溘斃。昇歸其家。至則門洞敞，家荒荒如敗寺，床簾什器俱杳，惟有繩床敗案，是己家舊物，零落猶存。嗒然自臥。飢時，日一乞食於鄰。既而腫潰為癩。里黨薄其行，悉唾棄之。才無計，貨屋而穴居，行乞於道，以刀自隨。或勸以刀易餌，才不肯曰：「野居防虎狼，用自衛耳。」後遇向勸鬻妻者於途，近而哀語，遽出刀擊而殺之，遂被收。官廉得其情，亦未忍酷虐之，繫獄中，尋瘐死。

異史氏曰：「得遠山芙蓉，與共四壁，與以南面王豈易哉！己則非人，而怨逢惡之友；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。凡狹邪子誘人淫博，為諸不義，其事不敗，雖則不怨亦不德。迨於身無襦，婦無袴，千人所指，無疾將死，窮敗之念，無時不縈於心，窮敗之恨，無時不切於齒；清夜牛衣中，輾轉不寐。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，歷歷想將落時，又歷歷想致落之故，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。至於此，弱者起，擁絮坐詛；強者忍凍裸行，篝火索刀，霍霍磨之，不待終夜矣。故以善規人，如贈橄欖；以惡誘人，如餽漏脯也。聽者固當省，言者可勿懼哉！」

跳神

濟俗：民間有病者，閭中以神卜。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，娑婆作態，名曰「跳神」。而此俗都中尤盛。良家少婦，時自為之。堂中肉於案，酒於盆，甚設几上。燒巨燭，明於晝。婦束短幅裙，屈一足，作「商羊舞」。兩人捉臂，左右扶掖之。婦刺刺瑣絮，似歌，又似祝；字多寡參差，無律帶腔。室數鼓亂撼如雷，蓬蓬聒人耳。婦吻闕翁，雜鼓聲，不甚辨了。既而首垂，目斜睨；立全須人，失扶則仆。旋忽伸頸巨躍，離地尺有咫。室中諸女子，凜然愕顧曰：「祖宗來喫食矣。」便一噓，吹燈滅，內外冥黑。人僕息立暗中，無敢交一語；語亦不得聞，鼓聲亂也。食頃，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，始共爇燭，偃僕問休咎。視尊中，盎中，案中，都復空空。望顏色，察嗔喜。肅肅羅問之，答若響。中有腹誹者，神已知，便指某姍笑我，大不敬，將褫汝袴。誹者自顧，瑩然已裸，輒於門外樹頭覓得之。滿洲婦女，奉事尤虔。小有疑，必以決。時嚴妝，騎假虎假馬，執長兵，舞榻上，名曰「跳虎神」。馬虎勢作威怒，尸者聲儉儉。或言關、張、玄壇，不一號。赫氣慘凜，尤能畏怖人。有丈夫穴窗來窺，輒被長兵破窗刺帽，挑入去。一家媪媳姊若妹，森森踳踳，雁行立，無歧念，無懈骨。

鐵布衫法

沙回子，得鐵布衫大力法。駢其指，力斫之，可斷牛項；橫搥之，可洞牛腹。曾在仇公子彭三家，懸木於空，遣兩健僕極力撐去，猛反之；沙裸腹受木，砰然一聲，木去遠矣。又出其勢，即石上，以木椎力擊之，無少損；但畏刀耳。

大力將軍

查伊璜，浙人。清明飲野寺中，見殿前有古鐘，大於兩石甕；而上下土痕手跡，滑然如新。疑之。俯窺其下，有竹筐受八升許，不知所貯何物。使數人掘耳，力掀舉之，無少動。益駭。乃坐飲以伺其人。居無何，有乞兒入，攜所得糗糲，堆纍鐘下。乃以一手起鐘，一手掬餌置筐內；往返數四，始盡。已復合之，乃去。移時復來，探取食之。食已復探，輕若啟積。一座盡駭。查問：「若男兒胡行乞？」答以：「啗噉多，無傭者。」查以其健，勸投行伍。乞人愀然慮無階。查遂攜歸餌之；計其食，略倍五六人。為易衣履，又以五金贈之行。後餘年，查猶子令於閩，有吳將軍六一者，忽來通謁。款談間，問：「伊璜是君何人？」答言：「為諸父行。與將軍何處有素？」曰：「是我師也。年之別，頗復憶念。煩致先生一賜臨也。」漫應之。自念：叔名賢，何得武弟子？會伊璜至，因告之。伊璜茫不記憶。因其問訊之殷，即命僕馬，投刺於門。將軍趨出，逆諸大門之外。視之，殊昧生平。竊疑將軍誤，而將軍僂僂益恭。肅客入，深啟三四關，忽見女子往來，知為私廨，屏足立。將軍又揖之。少間登堂，則捲簾者，移座者，並皆少姬。既坐，方擬展問，將軍頤少動，一姬捧朝服至，將軍遽起更衣。查不知其何為。眾姬捉袖整衿訖，先命數人捺查座上，不使動，而後朝拜，如覲君父。查大愕，莫解所以。拜已，以便服侍坐。笑曰：「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？」查乃悟。既而華筵高列，家樂作於下。酒闌，群姬列侍。將軍入室，請往何趾，乃去。查醉起遲，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。查不自安，辭欲返。將軍投轄下鑰，錮閉之。見將軍日無他作，惟點數姬婢養廝卒，及驟馬服用器具，督造記籍，戒無虧漏。查以將軍家政，故未深叩。一日，執籍調查曰：「不才得有今日，悉出高厚之賜。一婢一物，所不敢私，敢以半奉先生。」查愕然不受，將軍不聽。出藏鏹數萬，亦兩置之。按籍點照，古玩床几，堂內外羅列幾滿。查固止之，將軍不顧。稽婢僕姓名已，即命男為治裝，女為斂器，且囑敬事先生。百聲悚應。又親視姬婢登輿，廄卒捉馬驟，闐咽並發，乃返別查。後查以修史一案，株連被收，卒得免，皆將軍力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厚施而不問其名，真俠烈古丈夫哉！而將軍之報，其慷慨豪爽，尤千古所僅見。如此胸襟，自不應老於溝瀆。以是知兩賢之相遇，非偶然也。」

白蓮教

白蓮盜首徐鴻儒，得左道之書，能役鬼神。小試之，觀者盡駭。走門下者如鶩。於是陰懷不軌。因出一鏡，言能鑑人終身。懸於庭，令人自照，或幘頭，或紗帽，繡衣貂蟬，現形不一。人益怪愕。由是道路遙播，踵門求鑑者，揮汗相屬。徐乃宣言：「凡鏡中文武貴官，皆如來佛註定龍華會中人。各宜努力，勿得退縮。」因亦對眾自照，則冕旒龍袞，儼然王者。眾相視而驚，大眾齊伏。徐乃建旗秉鉞，罔不歡躍相從，冀符所照。不數月，聚黨以萬計，滕、嶧一帶，望風而靡。後大兵進剿，有彭都司者，長山人，藝勇絕倫。寇出二垂髻女與戰。女俱雙刃，利如霜；騎大馬，噴嘶甚怒。飄忽盤旋，自晨達暮，彼不能傷彭，彭亦不能捷也。如此三日，彭覺筋力俱竭，哮喘而卒。迨鴻儒既誅，捉賊黨械問之，始知刀乃木刀，騎乃木凳也。假兵馬死真將軍，亦奇矣！

顏氏

順天某生，家貧，值歲饑，從父之洛。性鈍，年七，裁能成幅。而丰儀秀美，能雅謔，善尺牘。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。無何，父母繼歿，孑然一身，授童蒙於洛汭。時村中顏氏有孤女，名士裔也。少惠。父在時，嘗教之讀，一過輒記不忘。數歲，學父吟詠。父曰：「吾家有女學士，惜不弁耳。」鍾愛之，期擇貴婿。父卒，母執此志，三年不遂，而母又卒。或勸適佳士，女然之而未就也。適鄰婦踰垣來，就與攀談。以字紙裹繡線，女啟視，則某手翰，寄鄰生者。反復之而好焉。鄰婦窺其意，私語曰：「此翩翩一美少年，孤與卿等，年相若也。倘能垂意，妾囑渠儂胷合之。」女脈脈不語。婦歸，以意授夫。鄰生故與生善，告之，大悅。有母遺金鴉環，託委致焉。刻日成禮，魚水甚懽。及睹生文，笑曰：「文與卿似是兩人，如此，何日可成？」朝夕勸生研讀，嚴如師友。斂昏，先挑燭據案自哦，為丈夫率，聽漏三下，乃已。如是年餘，生制藝頗通；而再試再黜，身名蹇落，饜飧不給，撫情寂漠，嗷嗷悲泣。女訶之曰：「君非丈夫，負此弁耳！使我易髻而冠，青紫直芥視之！」生方懊喪，聞妻言，睨而怒曰：「閨中人，身不到場屋，便以功名富貴似汝廚下汲水炊白粥；若冠加於頂，恐亦猶人耳！」女笑曰：「君勿怒。俟試期，妾請易裝相代。倘落拓如君，當不敢復藐天下士矣。」生亦笑曰：「卿自不知藥苦，真宜使請嘗試之。但恐綻露，為鄉鄰笑耳。」女曰：「妾非戲語。君嘗言燕有故慮，請男裝從君歸，偽為弟。君以襤褸出，誰得辨其非？」生從之。女入房，巾服而出，曰：「視妾可作男兒否？」生視之，儼然一顧影少年也。生喜，遍辭里社。交好者薄有餽遺，買一羸蹇，御妻而歸。生叔兄尚在，見兩弟如冠玉，甚喜，晨夕卹顧之。又見宵旰攻苦，倍益愛敬。僱一翦髮雜奴，為供給使。暮後，輒遣去之。鄉中弔慶，兄自出周旋；弟惟下帷讀。居半年，罕有睹其面者。客或請見，兄輒代辭。讀其文，矚然駭異。或排闥而迫之，一揖便亡去。客睹丰采，又共傾慕。由此名大噪，世家爭願贅焉。叔兄商之，惟飄然笑。再強之，則言：「矢志青雲，不及第，不婚也。」會學使案臨，兩人並出。兄又落。弟以冠軍應試，中順天第四；明年成進士；授桐城令，有吏治；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，富埒王侯。因託疾乞骸骨，賜歸田里。賓客填門，迄謝不納。又自諸生以及顯貴，並不言娶，人無不怪之者。歸後，漸置婢。或疑其私；嫂察之，殊無苟且。無何，明鼎革，天下大亂。乃謂嫂曰：「實相告：我小郎婦也。以男子闖茸，不能自立，負氣自為之。深恐播揚，致天子召問，貽笑海內耳。」嫂不信。脫靴而示之足，始愕；視靴中，則敗絮滿焉。於是使生承其銜，仍閉門而雌伏矣。而生平不孕，遂出貲購妾。謂生曰：「凡人置身通顯，則買姬媵以自奉；我宦跡年，猶一身耳。君何福澤，坐享佳麗？」生曰：「面首三□人，請卿自置耳。」相傳為笑。是時生父母，屢受覃恩矣。搢紳拜往，尊生以侍御禮。生羞襲閨銜，惟以諸生自安，終身未嘗輿蓋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翁姑受封於新婦，可謂奇矣。然侍御而夫人也者，何時無之？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。天下冠儒冠、稱丈夫者，皆愧死矣！」

杜翁

杜翁，沂水人。偶自市中出，坐牆下，以候同遊。覺少倦，忽若夢，見一人持囊攝去。至一府署，從來所未經。一人戴瓦壠冠，自內出，則青州張某，其故人也。見杜驚曰：「杜大哥何至此？」杜言：「不知何事，但有勾牒。」張疑其誤，將為查驗。乃囑曰：「謹立此，勿他適。恐一迷失，將難救挽。」遂去，久之不出。惟持牒人來，自認其誤，釋令歸。杜別而行。途中遇六七女郎，容色媚好，悅而尾之。下道，趨小徑，行數步。聞張在後大呼曰：「杜大哥，汝將何往？」杜迷戀不已。俄見諸女人一圭竇，心識為王氏賣酒者之家。不覺探身門內，略一窺瞻；即見身在並中，與諸小猓同伏。豁然自悟，已化豕矣。而耳中猶聞張呼。

大懼，急以首觸壁。聞人言曰：「小豕顛癩矣。」還顧，已復為人。速出門，則張候於途。責曰：「固囑勿他往，何不聽言？幾至壞事！」遂把手送至市門，乃去。杜忽醒，則身猶倚壁間。詣王氏問之，果有一豕自觸死云。

小謝

渭南姜部郎第，多鬼魅，常惑人。因徙去。留蒼頭門之而死，數易皆死；遂廢之。里有陶生望三者，夙倜儻，好狎妓，酒闌輒去之。友人故使妓奔就之，亦笑內不拒；而實終夜無所沾染。常宿部郎家，有婢夜奔，生堅拒不亂，部郎以是契重之。家甚貧，又有「鼓盆之戚」，茆屋數椽，溽暑不堪其熱；因請部郎，假廢第。部郎以其凶故，卻之。生因作「續無鬼論」獻部郎，且曰：「鬼何能為！」部郎以其請之堅，諾之。生往除廳事。薄暮，置書其中；返取他物，則書已亡。怪之，仰臥榻上，靜息以伺其變。食頃，聞步履聲，睨之，見二女自房中出，所亡書，送還案上。一約二□，一可□七八，並皆姝麗。逡巡立榻下，相視而笑。生寂不動。長者翹一足踞生腹，少者掩口匿笑。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，即急肅然端念，卒不顧。女近以左手捋髻，右手輕批頤頰，作小響。少者益笑。生驟起，叱曰：「鬼物敢爾！」二女駭奔而散。生恐夜為所苦，欲移歸，又恥其言不掩；乃挑燈讀。暗中鬼影憧憧，略不顧瞻。夜將半，燭而寢。始交睫，覺人以細物穿鼻，奇癢，大嚏；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。生不語，假寐以俟之。俄見少女以紙條撚細股，鶴行驚伏而至；生暴起訶之，飄竄而去。既寢，又穿其耳。終夜不堪其擾。雞既鳴，乃寂無聲，生始酣眠，終日無所睹聞。日既下，恍惚出現。生遂夜炊，將以達旦。長者漸曲肱几上，觀生讀。既而掩生卷。生怒捉之，即已飄散；少間，又撫之。生以手按卷讀。少者潛於腦後，交兩手掩生目，瞥然去，遠立以哂。生指罵曰：「小鬼頭！捉得便都殺卻！」女子即又不懼。因戲之曰：「房中縱送，我都不解，纏我無益。」二女微笑，轉身向灶，析薪澆米，為生執爨。生顧而獎曰：「兩卿此為，不勝慙跳耶？」俄頃，粥熟，爭以匕、箸、陶碗置几上。生曰：「感卿服役，何以報德？」女笑云：「飯中澆合砒、酖矣。」生曰：「與卿夙無嫌怨，何至以此相加。」啜已，復盛，爭為奔走。生樂之，習以為常。

日漸稔，接坐傾語，審其姓名。長者云：「妾秋容，喬氏；彼阮家小謝也。」又研問所由來。小謝笑曰：「癡郎！尚不敢一呈身，誰要汝問門第，作嫁娶耶？」生正容曰：「相對麗質，寧獨無情；但陰冥之氣，中人必死。不樂與居者，行可耳；樂與居者，安可耳。如不見愛，何必玷兩佳人？如果見愛，何必死一狂生？」二女相顧動容，自此不甚虐弄之；然時而探手於懷，捋袴於地，亦置不為怪。

一日，錄書未卒業而出，返則小謝伏案頭，操管代錄。見生，擲筆睨笑。近視之，雖劣不成書，而行列疏整。生贊曰：「卿雅人也！苟樂此，僕教卿為之。」乃擁諸懷，把腕而教之畫。秋容自外人，色乍變，意似妒。小謝笑曰：「童時嘗從父學書，久不作，遂如夢寐。」秋容不語。生喻其意，偽為不覺者，遂抱而授以筆，曰：「我視卿能此否？」作數字而起，曰：「秋娘大好筆力！」秋容乃喜。生於是折兩紙為範，俾共臨摹；生另一燈讀。竊喜其各有所事，不相侵擾。倏畢，祇立几前，聽生月旦。秋容素不解讀，塗鴉不可辨認，花判已，自顧不如小謝，有慚色。生獎慰之，顏始霽。二女由此師事生，坐為抓背，臥為按股，不惟不敢侮，爭媚之。

逾月，小謝書居然端好，生偶贊之。秋容大慚，粉黛淫淫，淚痕如線；生百端慰解之，乃已。因教之讀，穎悟非常，指示一過，無再問者。與生競讀，常至終夜。小謝又引其弟三郎來，拜生門下。年□五六，姿容秀美。以金如意一鈎為贄。生令與秋容執一經，滿堂咿唔，生於此設鬼帳焉。部郎聞之喜，以時給其薪水。積數月，秋容與三郎皆能詩，時相酬唱。小謝陰囑勿教秋容，生諾之；秋容陰囑勿教小謝，生亦諾之。一日，生將赴試，二女涕淚特別。三郎曰：「此行可以託疾免；不然，恐履不吉。」生以告疾為辱，遂行。

先是，生好以詩詞譏切時事，獲罪於邑貴介，日思中傷之。陰賂學使，誣以行簡，淹禁獄中。資斧絕，乞食於囚人，自分已無生理。忽一人飄忽而入，則秋容也。以饌具餽生。相向悲咽，曰：「三郎慮君不吉，今果不謬。三郎與妾同來，赴院申理矣。」數語而出，人不之睹。

越日，部院出，三郎遮道聲屈，收之。秋容入獄報生，返身往偵之，三日不返。生愁餓無聊，度一日如年歲。忽小謝至，愴惋欲絕，言：「秋容歸，經由城隍祠，被西廊黑判強攝去，逼充御膝。秋容不屈，今亦幽囚。妾馳百里，奔波頗殆；至北郭，被老棘刺吾足心，痛徹骨髓，恐不能再至矣。」因示之足，血殷凌波焉。出金三兩，跛踣而沒。

部院勘三郎，素非瓜葛，無端代控，將杖之，撲地遂滅。異之。覽其狀，情詞悲惻。捉生面鞠，問：「三郎何人？」生偽為不知。部院悟其冤，釋之。既歸，竟夕無一人。更闌，小謝始至。慘然曰：「三郎在部院，被廨神押赴冥司；冥王以三郎義，令託生富貴家。秋容久錮，妾以狀投城隍，又被按閣，不得入，且復奈何？」生忿曰：「黑老魅何敢如此！明日仆其像，踐踏為泥，數城隍而責之；案下吏暴橫如此，渠在醉夢中耶！」悲憤相對，不覺四漏將殘。秋容飄然忽至。兩人驚喜，急問。秋容泣下曰：「今為郎萬苦矣！判日以刀杖相逼，今夕忽放妾歸，曰：『我無他，原以愛故；既不願，固亦不曾污玷。煩告陶秋曹，勿見譴責。』」生聞少歡，欲與同寢，曰：「今日願為卿死。」二女戚然曰：「向受開導，頗知義理，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？」執不可；然俛頓頰頭，情均伉儷。二女以遭難故，妒念全消。

會一道士途遇生，顧謂「身有鬼氣」。生以其言異，具告之。道士曰：「此鬼大好，不擬負他。」因書二符付生，曰：「歸授兩鬼，任其福命；如聞門外有哭女者，吞符急出，先到者可活。」生拜受，歸囑二女。後月餘，果聞有哭女者。二女爭奔而去。小謝忙急，忘吞其符。見有喪輦過，秋容直出，入棺而沒；小謝不得入，痛哭而返。生出視，則富室郝氏殯其女。共見一女子入棺而去，方共驚疑；俄聞棺中有聲，息肩發驗，女已頓蘇。因暫寄生齋外，羅守之。

忽開目問陶生。郝氏研詰之。答云：「我非汝女也。」遂以情告。郝未深信，欲舁歸；女不從，遷入生齋，偃臥不起。郝乃識婿而去。生就視之，面龐雖異，而光豔不減秋容，喜極過望，殷敘平生。忽聞嗚嗚鬼泣，則小謝哭於暗隙。心甚憐之，即移燈往，寬譬哀情，而衿袖淋漓，痛不可解。近曉始去。天明，郝以婢媪齎送香匳，居然翁婿矣。暮入帷房，則小謝又哭。如此六七夜。夫婦俱為慘動，不能成合巹之禮。生憂思無策。秋容曰：「道士，仙人也。再往求，倘得憐救。」生然之。跡道士所在，叩伏自陳。道士力言「無術」。生哀不已。道士笑曰：「癡生好纏人！合與有緣，請竭吾術。」乃從生來，索靜室，掩扉坐，戒勿相問。

凡□餘日，不飲不食。潛窺之，瞋若睡。一日晨興，有少女孳簾入，明眸皓齒，光豔照人。微笑曰：「跋履終夜，憊極矣！被汝糾纏不了，奔馳百里外，始得一好廬舍，道人載與俱來矣。待見其人，便相交付耳。」斂昏，小謝至，女遽起迎抱之，翕然合為一體，仆地而僵。道士自室中出，拱手逕去。拜而送之。及返，則女已甦。扶置床上，氣體漸舒，但把足呻言趾股疼痛，數日始能起。後生應試得通籍。有蔡子經者，與同譜，以事過生，留數日。小謝自鄰舍歸，蔡望見之，疾趨相躡；小謝側身斂避，心竊怒其輕薄。蔡告生曰：「一事深駭物聽，可相告否？」詰之，答曰：「三年前，少妹夭殞，經兩夜而失其尸，至今疑念。適見夫人，何相似之深也？」生笑曰：「山荆陋劣，何足以方君妹？然既係同譜，義即至切，何妨一獻妻孥。」乃入內，使小謝衣殯裝出。蔡大驚曰：「真吾妹也！」因而泣下。生乃具述其本末。蔡喜曰：「妹子未死，吾將速歸，用慰嚴慈。」遂去。過數日。舉家皆至，後來如郝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絕世佳人，求一而難之，何遽得兩哉！事千古而一見，惟不私奔女者能遭之也。道士其仙耶？何術之神也！苟有其術，醜鬼可交耳。」

縊鬼

范生者，宿於逆旅。食後，燭而假寐。忽一婢來，襍衣置椅上；又有鏡奩箝篋，一一列案頭，乃去。俄一少婦自房中出，發篋開奩，對鏡櫛掠；已而髻，已而簪，顧影徘徊甚久。前婢來，進盥沃盥。盥已捧悅，既，持沐湯去。婦解襖出裙帔，炫然新製，就著之。掩衿提領，結束周至。范不語，中心疑怪，謂必奔婦，將嚴裝以就客也。婦裝訖，出長帶，垂諸梁而結焉。訝之。婦從容跛雙彎，引頸受縊。才一著帶，目即合，眉即豎，舌出吻兩寸許，顏色慘變如鬼。大駭奔出，呼告主人，驗之已渺。主人曰：「曩子婦經於是，毋乃此乎？」吁！異哉！即死猶作其狀，此何說也？

異史氏曰：「冤之極而至於自盡，苦矣！然前為人而不知，後為鬼而不覺，所最難堪者，束裝結帶時耳。故死後頓忘其他，而獨於此際此境，猶歷歷一作，是其所極不忘者也。」

吳門畫工

吳門畫工某，忘其名。喜繪呂祖，每想像而神會之，希幸一遇。虔結在念，靡刻不存。一日，值群丐飲郊郭間，內一人敝衣露肘，而神采軒豁。心忽動，疑為呂祖。諦視覺愈確，遂捉其臂曰：「君呂祖也。」丐者大笑。某堅執為是，伏拜不起。丐者曰：「我即呂祖，汝將奈何？」某叩頭，但祈指教。丐者曰：「汝能相識，可謂有緣。然此處非語所，夜間當相見也。」再欲遮問，轉盼已杳。駭嘆而歸。至夜，果夢呂祖來，曰：「念子志慮崑誠，特來一見。但汝骨氣貪吝，不能為仙。我使子見一人可也。」即向空一招，遂有一麗人躡空而下，服飾如貴嬪，容光袍儀，煥映一室。呂祖曰：「此乃董娘娘，子審誌之。」既而又問：「記得否？」答：「已記之。」又曰：「勿忘卻。」俄而麗者去，呂祖亦去。醒而異之，即夢中所見，尚而藏之，終亦不解所謂。後數年，偶游於都。會董妃薨，上念其賢，將為肖像。諸工群集，口授心擬，終不能似。某忽觸念夢中人，得無是耶？以圖呈進。宮中傳覽，皆謂神肖。由是授官中書，辭不受；賜萬金。於是名大謬。貴戚家爭遺重幣，乞為先人傳影。但懸空摹寫，罔不曲似。泱辰之間，累數巨萬。萊蕪朱拱奎曾見其人。

林氏

濟南戚安期，素佻達，喜狎妓。妻婉戒之，不聽。妻林氏，美而賢。會北兵入境，被俘去。暮宿途中，欲相犯。林偽諾之。適兵佩刀繫床頭，急抽刀自剄死；兵舉而委諸野。次日，拔舍去。有人傳林死，戚痛悼而往。視之，有微息。負而歸，目漸動；稍稍嘔呻；扶其項，以竹管滴瀝灌飲，能咽。戚撫之曰：「卿萬一能活，相負者必遭凶折！」半年，林平復如故；但首為頸痕所牽，常若左顧。戚不以為醜，愛戀逾於平昔。曲巷之游，從此絕跡。林自覺形穢，將為置媵；戚執不可。居數年，林不育，因勸納婢。戚曰：「業誓不二，鬼神寧不聞之？即似續不承，亦吾命耳。若未應絕，卿豈老不能生者耶？」林乃託疾，使戚獨宿；遣婢海棠，襍被臥其床下。既久，陰以宵情問婢。婢言無之。林不信。至夜，戒婢勿往，自詣婢所臥。少間，聞床上睡息已動。潛起，登床捫之。戚醒問誰。林耳語曰：「我海棠也。」戚卻拒曰：「我有盟誓，不敢更也。若似曩年，尚須汝奔就耶？」林乃下床出。戚自是孤眠。林使婢託已往就之。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，疑焉。摸其項，無痕，知為婢，又咄之。婢慚而退。既明，以情告林，使速嫁婢。林笑云：「君亦不必過執。倘得一丈夫子，即亦幸甚。」戚曰：「苟背盟誓，鬼責將及，尚望延宗嗣乎？」林翼日笑語戚曰：「凡農家者流，苗與秀不可知，播種常例不可違。晚間耕耨之期至矣。」戚笑會之。既夕，林滅燭呼婢，使臥己衾中。戚入，就榻戲曰：「佃人來矣。深愧錢鏹不利，負此良田。」婢不語。既而舉事，婢小語曰：「私處小腫，顛猛不任！」戚體意溫卹之。事已，婢偽起溺，以林易之。自此時值落紅，輒一為之，而戚不知也。未幾，婢腹震。林每使靜坐，不令給役於前。故謂戚曰：「妾勸內婢，而君弗聽。設爾日冒妾時，君誤信之，交而得孕，將復如何？」戚曰：「留憤鬻母。」林乃不言。無何，婢舉一子。林暗買乳媪，抱養母家。積四五年，又產一子一女。長子名長生，已七歲，就外祖家讀。林半月輒託歸寧，一往看視。婢年益長，戚時時促遣之。林輒諾。婢日思兒女，林從其願，竊為上囊，送詣母所。謂戚曰：「日謂我不嫁海棠，母家有義男，業配之。」又數年，子女俱長成。值戚初度，林先期治具，為候賓友。戚歎曰：「歲月驚過，忽已半世。幸各強健，家亦不至凍餒。所關者，膝下一點。」林曰：「君執拗，不從妾言，夫誰怨？然欲得男，兩亦非難，何況一也？」戚解顏曰：「既言不難，明日便索兩男。」林言：「易耳，易耳！」早起，命駕至母家，嚴妝子女，載與俱歸。入門，令雁行立，呼父叩祝千秋。拜已而起，相顧嬉笑。戚駭怪不解。林曰：「君索兩男，妾添一女。」始為詳述本末。戚喜曰：「何不早告？」曰：「早告，恐絕其母。今子已成，尚可絕乎？」戚感極，涕不自禁。乃迎婢歸，偕老焉。古有賢姬，如林者，可謂聖矣！

胡大姑

益都岳于九，家有狐崇，布帛器具，輒被拋擲鄰堵。蓄細葛，將取作服；見捆卷如故，解視，則邊實而中虛，悉被翦去。諸如此類，不堪其苦。亂詬罵之。岳戒止云：「恐狐聞。」狐在梁上曰：「我已聞之矣。」由是崇益甚。一日，夫妻臥未起，狐攝衾服去。各白身蹲床上，望空哀祝之。忽見好女子自窗入，擲衣床頭。視之，不甚修長；衣絳紅，外襲雪花比甲。岳著衣，揖之曰：「上仙有意垂顧，即勿相擾。請以為女，如何？」狐曰：「我齒較汝長，何得妄自尊？」又請為姊妹，乃許之。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。時顏鎮張八公子家，有狐居樓上，恆與人語。岳問：「識之否？」答云：「是吾家喜姨，何得不識？」岳曰：「彼喜姨曾不擾人，汝何不效之？」狐不聽，擾如故。猶不甚崇他人，而專崇其子婦；履襪簪珥，往往棄道上，每食，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。婦輒擲碗罵騷狐，並不禱免。岳祝曰：「兒女輩皆呼汝姑，何略無尊長體耶？」狐曰：「教汝子出若婦，我為汝媳，便相安矣。」子婦罵曰：「淫狐不自慚，欲與人爭漢子耶？」時婦坐衣笥上，忽見濃煙出尻下，熏熱如籠。啟視，藏裳俱燼；剩一二事，皆姑服也。又使岳子出其婦，子不應。過數日，又促之，仍不應。狐怒，以石擊之，額破裂，血流幾斃。岳益患之。西山李成父，善符水，因幣聘之。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，三日始成。又以鏡縛槓上，捉作柄，遍照宅中。使童子隨視，有所見，即急告。至一處，童言牆上若犬伏。李即執手書符其處。既而禹步庭中，咒移時，即見家中犬豕並來，帖耳戩尾，若聽教命。李揮曰：「去！」即紛然魚貫而去。又咒，群鴨即來，又揮去之。已而雞至。李指一雞，大叱之。他雞俱去，此雞獨伏，交翼長鳴，曰：「予不敢矣！」李曰：「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。」家人並言不曾作。李曰：「紫姑今尚在。」因共憶三年前，曾為此戲，怪異即自爾日始也。遍搜之，見芻偶猶在廡梁上。李取投火中。乃出一酒甌，三咒三叱，雞起徑去。聞甌口言曰：「岳四很哉！數年後，當復來。」岳乞付之湯火；李不可，攜去。或見其壁間挂數口瓶，塞口者皆狐也。言其以次縱之，出為崇，因此獲聘金，居為奇貨云。

細侯

昌化滿生，設帳於餘杭。偶涉塵市，經臨街閣下，忽有荔殼墜肩頭。仰視，一雛姬憑閣上，妖姿要妙，不覺注目發狂。姬俯哂而入，詢之，知為娼樓賈氏女細侯也。其聲價頗高，自顧不能適願。歸齋冥想，終宵不枕。明日，往投以刺，相見，言笑甚懽，心志益迷。託故假貸同人，斂金如干，攜以赴女，款洽臻至。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：「膏膩銅盤夜未央，床頭小語麝蘭香。新鬟明日重妝鳳，無復行雲夢楚王。」細侯蹙然曰：「妾雖污賤，每願得同心而事之。君既無婦，視妾可當家否？」生大悅，即叮嚀，堅

相約。細侯亦喜曰：「吟詠之事，妾自謂無難，每於無人處，欲效作一首，恐未能便佳，為聽觀所譏。倘得相從，幸教妾也。」因問生家田產幾何，答曰：「薄田半頃，破屋數椽而已。」細侯曰：「妾歸君後，當長相守，勿復設帳為也。四畝聊足自給，畝可以種黍，織五匹絹，納太平之稅有餘矣。閉戶相對，君讀妾織，暇則詩酒可遣，千戶侯何足貴！」生曰：「卿身價略可幾多？」曰：「依媪貪志，何能盈也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。可恨妾齒稚，不知重賞財，得輒歸母，所私蓄者區區無多。君能辦白金，過此即非所慮。」生曰：「小生之落寞，卿所知也，白金何能自致。有同盟友，令於湖南，屢相見招，僕以道遠，故憚於行。今為卿故，當往謀之。計三四月，可以復歸，幸耐相候。」細侯諾之。生即棄館南游，至則令已免官，以罪謫居民舍，宦囊空虛，不能為禮。生落魄難返，就邑中授徒焉。三年，莫能歸。偶答弟子，弟子自溺死。東翁痛子而訟其師，因被逮囹圄。幸有他門人，憐師無過，時致饋遺，以是得無苦。細侯自別生，杜門不交一客。母詰知故，不可奪，亦姑聽之。有富賈某，慕細侯名，託媒於媪，務在必得，不靳直。細侯不可。賈以負販詣湖南，敬偵生耗。時獄已將解，賈以金賂當事吏，使久錮之。歸告媪云：「生已瘐死。」細侯疑其信不確。媪曰：「無論滿生已死，縱或不死，與其從窮措大，以椎布終也，何如衣錦而厭梁肉乎？」細侯曰：「滿生雖貧，其骨清也；守齷齪商，誠非所願。且道路之言，何足憑信！」賈又轉囑他商，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，以絕其望。細侯得書，惟朝夕哀哭，媪曰：「我自幼於汝，撫育良劬。汝成人二三年，所得報者，日亦無多。既不願隸籍，即又不嫁，何以謀生活？」細侯不得已，遂嫁賈。賈衣服簪珥，供給豐侈。年餘，生一子。無何，生得門人力，昭雪而出，始知賈之錮己也；然念素無郤，反復不得其由。門人義助資斧以歸。既聞細侯已嫁，心甚激楚，因以所苦，託市媪賣漿者達細侯，細侯大悲。方悟前此多端，悉賈之詭謀。乘賈他出，殺抱中兒，攜所有亡歸滿；凡賈家服飾，一無所取。賈歸，怒質於官。官原其情，置不問。嗚呼！壽亭侯之歸漢，亦復何殊？顧殺子而行，亦天下之忍人也！

狼三則

有屠人貨肉歸，日已暮。歛一狼來，瞰擔中肉，似甚涎垂；步亦步，尾行數里。屠懼，示之以刃，則稍卻；既走，又從之。屠無計，默念狼所欲者肉，不如姑懸諸樹而早取之。遂鉤肉，翹足挂樹間，示以空空。狼乃止。屠即逕歸。味爽往取肉，遙望樹上懸巨物，似人縊死狀，大駭。逡巡近之，則死狼也。仰首審視，見口中含肉，肉鉤刺狼腭，如魚吞餌。時狼革價昂，直餘金，屠小裕焉。緣木求魚，狼則罹之，亦可笑已！

一屠晚歸，擔中肉盡，止有剩骨。途中兩狼，綴行甚遠。屠懼，投以骨。一狼得骨止，一狼仍從；復投之，後狼止而前狼又至；骨已盡，而兩狼之並驅如故。屠大窘，恐前後受其敵。顧野有麥場，場主積薪其中，苫蔽成丘。屠乃奔倚其下，弛擔持刀。狼不敢前，眈眈相向。少時，一狼逕去；其一犬坐於前，久之，目似瞑，意暇甚。屠暴起，以刀劈狼首，又數刀斃之。方欲行，轉視積薪後，一狼洞其中，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。身已半入，止露尻尾。屠自後斷其股，亦斃之。乃悟前狼假寐，蓋以誘敵。狼亦黠矣！而頃刻兩斃，禽獸之變詐幾何哉，止增笑耳！

一屠暮行，為狼所逼。道傍有夜耕者所遺行室，奔入伏焉。狼自苫中探爪入。屠急捉之，令不可去。顧無計可以死之。惟有小刀不盈寸，遂割破爪下皮，以吹豕之法吹之。極力吹移時，覺狼不甚動，方縛以帶。出視，則狼脹如牛，股直不能屈，口張不得合。遂負之以歸。非屠烏能作此謀也？三事皆出於屠；則屠人之殘，殺狼亦可用也。

美人首

諸商寓居京舍。舍與鄰屋相連，中隔板壁；板有松節脫處，穴如瓊。忽女子探首入，挽鳳髻，絕美；旋伸一臂，潔白如玉。眾駭其妖，欲捉之，已縮去。少頃，又至，但隔壁不見其身。奔之，則又去之。一商操刀伏壁下。俄首出，暴決之，應手而落，血濺塵土。眾驚告主人。主人懼，以其首首焉。逮諸商鞫之，殊荒唐。淹繫半年，迄無情詞，亦未有以人命訟者，乃釋商，瘞女首。

劉亮采

聞濟南懷利仁言：劉公亮采，狐之後身也。初，太翁居南山，有叟造其廬，自言胡姓。問所居，曰：「只在此山中。閒處人少，惟我兩人，可與數晨夕，故來相拜識。」因與接談，詞旨便利，悅之。治酒相歡，醺而去。越日復來，愈益款厚。劉云：「自蒙下交，分即最深。但不識家何里，焉所問興居？」胡曰：「不敢諱，實山中之老狐也。與若有夙因，故敢內交門下。固不能為翁福，亦不敢為翁禍，幸相信勿駭。」劉亦不疑，更相契重。即敘年齒，胡作兄，往來如昆季。有小休咎，亦以告。時劉乏嗣，叟忽云：「公勿憂，我當為君後。」劉訝其言怪。胡曰：「僕算數已盡，投生有期矣。與其他適，何如生故人家？」劉曰：「仙壽萬年，何遂及此？」叟搖首云：「非汝所知。」遂去。夜果夢叟來，曰：「我今至矣。」既醒，夫人生男，是為劉公。公既長，身短，言詞敏諧，絕類胡。少有才名，壬辰成進士。為人任俠，急人之急，以故秦、楚、燕、趙之客，趾錯於門；貨酒賣餅者，門前成市焉。

蕙芳

馬二混，居青州東門內，以貨麵為業。家貧，無婦，與母共作苦。一日，媪獨居，忽有美人來，年可六七，椎布甚樸，而光華照人。媪驚顧窮詰。女笑曰：「我以賢郎誠篤，願委身母家。」媪益驚曰：「娘子天人，有此一言，則折我母子數年壽！」女固請之。意必為侯門亡人，拒益力。女乃去。越三日，復來，留連不去。問其姓氏，曰：「母肯納我，我乃言；不然，固無庸問。」媪曰：「貧賤傭保骨，得婦如此，不稱亦不祥。」女笑坐床頭，戀戀殊殷。媪辭之，言：「娘子宜速去，勿相禍。」女乃出門，媪視之西去。又數日，西巷中呂媪來，謂母曰：「鄰女蕙芳，孤而無依，自願為賢郎婦，胡弗納？」母以所疑慮具白之。呂曰：「烏有此耶？如有乖謬，咎在老身。」母大喜，諾之。呂既去，媪掃室布席，將待子歸往娶之。日將暮，女飄然自至。入室參母，起拜盡禮。告媪曰：「妾有兩婢，未得母命，不敢進也。」媪曰：「我母子守窮廬，不解役婢僕。日得蠅頭利，僅足自給。今增新婦一人，嬌嫩坐食，尚恐不充飽；益之二婢，豈吸風所能活耶？」女笑曰：「婢來，亦不費母度支，皆能自得食。」問：「婢何在？」女乃呼：「秋月、秋松！」聲未及已，忽如飛鳥墮，二婢已立於前。即令伏地叩母。既而馬歸，母迎告之。馬喜。入室，見翠棟雕梁，侔於宮殿；中之几屏簾幙，光耀奪視。驚極，不敢入。女下床迎笑，睹之若仙。益駭，卻退。女挽之，坐與溫語。馬喜出非分，形神若不相屬。即起，欲出行沽。女止曰：「勿須。」因命二婢治具。秋月出一革袋，執向扉後，格格撼擺之。已而以手探入，壺盛酒，杵盛炙，觸類熏騰。飲已而寢，則花鬪錦裯，溫膩非常。天明出門，則茅廬依舊。母子共奇之。媪詣呂所，將跡所由。入門，先謝其媒合之德。呂訝云：「久不拜訪，何鄰女之曾託乎？」媪益疑，具言端委。呂大駭，即同媪來視新婦。女笑逆之，極道作合之義。呂見其惠麗，愕眙良久，即亦不辨，唯唯而已。女贈白木搔具一事，曰：「無以報德，姑奉此為姥姥爬背耳。」呂受以歸，審視則化為白金。馬自得婦，頓更舊業，門戶一新。箭中貂錦無數，任馬取著；而出室門，則為布素，但輕煖耳。女所白衣亦然。積四五年，忽曰：「我謫降人間餘載，因與子有緣，遂暫留止。今別矣。」馬苦留之。女曰：「請別擇良偶，以承廬墓。我歲月當一至焉。」忽不見。馬乃娶秦氏。後三年，七夕，夫妻方共語，女忽入，笑曰：「新偶良懼，不念故人耶？」馬驚

起，愴然曳坐，便道哀曲。女曰：「我適送織女渡河，乘間一相望耳。」兩相依依，語無休止。忽空際有人呼「蕙芳」，女急起作別。馬問其誰。曰：「余適同雙成姊來，彼不耐久伺矣。」馬送之。女曰：「子壽八旬，至期，我來收爾骨。」言已，遂逝。今馬六□餘矣。其人但樸訥，無他長。

異史氏曰：「馬生其名混，其業褻，蕙芳奚取哉？於此見仙人之貴樸訥誠篤也。余嘗謂友人：若我與爾，鬼狐且棄之矣。所差不愧於仙人者，惟『混』耳。」

山神

益都李會斗，偶山行，值數人籍地飲。見李至，謹然並起，曳入座，競觴之。視其肴饌，雜陳珍錯。移時，飲甚懼；但酒味薄澆。忽遙有一人來，面狹長，可二三尺許；冠之高細稱是。眾驚曰：「山神至矣！」即都紛紛四去。李亦伏匿坎壑中。既而起視，則肴酒一無所有，惟有破陶器貯溲溲，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。

蕭七

徐繼長，臨淄人，居城東之磨房莊。業儒未成，去而為吏。偶適姻家，道出于氏殯宮。薄暮醉歸，過其處，見樓閣繁麗，一雙當戶坐。徐酒渴思飲，揖叟求漿。叟起，邀客人，升堂授飲。飲已，叟曰：「曛暮難行，姑留宿，早旦而發如何也？」徐亦疲殆，樂遵所請。叟命家人具酒奉客。即謂徐曰：「老夫一言，勿嫌孟浪：郎君清門令望，可附婚姻。有幼女未字，欲充下陳，幸垂援拾。」徐踟躕不知所對。叟即遣僕告其親族，又傳語令女郎妝束。頃之，峩冠博帶者四五輩，先後並至。女郎亦炫妝出，姿容絕俗。於是交坐宴會。徐神魂眩亂，但欲速寢。酒數行，堅辭不任。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，館同爰止。徐問其族姓，女自言：「蕭姓，行七。」又復細審門閥。女曰：「身雖賤陋，配吏胥當不辱寡，何苦研窮？」徐溺其色，款嚮備至，不復他疑。女曰：「此處不可為家。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，或不拗阻，歸除一舍，行將自至耳。」徐應之。既而加臂於身，奄忽就寐。既覺，則抱中已空。天色大明，松陰翳曉，身下籍黍穰尺許厚。駭歎而歸，告妻。妻戲為除館，設榻其中，闔門出，曰：「新娘子今夜至矣。」因與共笑。日既暮，妻戲曳徐啟門，曰：「新人得無已在室耶？」既入，則美人華妝坐榻上。見二人入，橋起逆之。夫妻大愕。女掩口局局而笑，參拜恭謹。妻乃治具，為之合歡。女早起操作，不待驅使。一日謂徐：「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。」徐慮倉卒無以應客。女曰：「都知吾家不饒，將先齎饌具來，但煩吾家姊姊烹飪而已。」徐告妻，妻諾之。晨炊後，果有人荷酒載來，釋擔而去。妻為職庖人之役。晡後，六七女郎至，長者不過四□以來，圍坐並飲，喧笑盈室。徐妻伏窗以窺，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，他客皆不可睹。北斗挂屋角，謹然始去。女送客未返。妻入視案上，杯杌俱空。笑曰：「諸婢想俱餓，遂如狗舐砧。」少間，女還，殷殷相勞，奪器自滌，促嫡安眠。妻曰：「客臨吾家，使自備飲饌，亦大笑話。明日合另邀致。」逾數日，徐從妻言，使女復召客。客至，恣意飲噉；惟留四簋，不加匕箸。徐問之。群笑曰：「夫人謂吾輩惡，故留以待調人。」座間一女，年□八九，素烏縞裳，云是新寡，一女呼為六姊——情態妖豔，善笑能口。與徐漸洽，輒以諧語相嘲。行觴政，徐為錄事，禁笑謔。六姊頻犯，連引□餘爵，酩然逕醉。芳體嬌懶，荏弱難持。無何，亡去。徐燭而覓之，則酣寢暗幃中。近接其吻，亦不覺。以手探袴，私處墳起。心旌方搖，席中紛喚徐郎，乃急理其衣，見袖中有綾巾，竊之而出。迨於夜央，眾客離席，六姊未醒。七姐入，搖之，始呵欠而起，繫裙理髮從眾去。徐拳拳懷念，不釋於心。將於空處展玩遺巾，而覓之已渺。疑送客時遺落途間，執燈細照階除，都復烏有。意項項不自得。女問之，徐漫應之。女笑曰：「勿誑語，巾子人已將去，徒勞心目。」徐驚，以實告，且言懷思。女曰：「彼與君無宿分，緣止此耳。」問其故。曰：「彼前身曲中女；君為士人，見而悅之，為兩親所阻，志不得遂，感疾疔危。使人語之曰：『我已不起。但得若來，獲一捫其肌膚，死無憾！』彼感此意，諾如所請。適以冗羈，未遽往；過夕而至，則病者已殞；是前世與君有一捫之緣也。過此即非所望。」後設筵再招諸女，惟六姊不至。徐疑女妒，頗有怨懟。女一日謂徐曰：「君以六姊之故，妄相見罪。彼實不肯至，於我何尤？今八年之好，行將別矣，請為君極力一謀，用解從前之惑。彼雖不來，寧禁我不往？登門就之，或人定勝天，不可知。」徐喜，從之。女握手，飄若履虛，頃刻至其家。黃甃廣堂，門戶曲折，與初見時無少異。岳父母並出，曰：「拙女久蒙溫煦。老身以殘年衰憊，有疏省問，或當不怪耶？」即張筵作會。女便問諸姊妹。母云：「各歸其家，惟六姊在耳。」即喚婢請六娘子來，久之不出。女入曳之以至。俯首簡嘿，不似前此之諧。少時，叟媪辭去。女謂六姊曰：「姐姐高自重，使人怨我！」六姊微哂曰：「輕薄郎何宜相近！」女執兩人殘卮，強使易飲，曰：「吻已接矣，作態何為？」少時，七姐亡去，室中止餘二人。徐遽起相逼，六姊宛轉撐拒。徐牽衣長跽而哀之，色漸和，相攜入室。裁緩襦結，忽聞喊嘶動地，火光射闔。六姊大驚，推徐起曰：「禍事忽臨，奈何！」徐忙迫不知所為，而女郎已竄避無跡矣。徐悵然少坐，屋宇並失。獵者□餘人，按鷹操刀而至，驚問：「何人夜伏於此？」徐託言迷途，因告姓字。一人曰：「適逐一狐，見之否？」答云：「不見。」細認其處，乃于氏殯宮也。怏怏而歸。猶冀七姊復至，晨占雀喜，夕卜燈花，而竟無消息矣。董玉玗談。

亂離二則

學師劉芳輝，京都人。有妹許聘戴生，出閭有日矣。值北兵入境，父兄恐細弱為累，謀妝送戴家。修飾未竟，亂兵紛入，父子分竄。女為牛彘俘去。從之數日，殊不少狎。夜則臥之別榻，飲食供奉甚殷。又掠一少年來，年與女相上下，儀采都雅。牛彘謂之曰：「我無子，將以汝繼統緒，肯否？」少年唯唯。又指女謂曰：「如肯，即以此為汝婦。」少年喜，願從所命。牛彘乃使同榻，浹洽甚樂。既而枕上各道姓氏，則少年即戴生也。

陝西某公，任鹽秩，家累不從。值姜瓖之變，故里陷為盜藪，音信隔絕。後亂平，遣人探問，則百里絕煙，無處可詢消息。會以復命入都，有老班役喪偶，貧不能娶，公賚數金使買婦。時大兵凱旋，俘獲婦口無算，插標市上，如賣牛馬。遂攜金就擇之。自分金少，不敢問少艾。中一媪甚整潔，遂贖以歸。媪坐床上，細認曰：「汝非某班役耶？」問所自知。曰：「汝從我兒服役，胡不識！」班役大駭，急告公。公視之，果母也。因而痛哭，倍償之。班役以金多，不屑謀媪。見一婦年三□餘，風範超脫，因贖之。即行，婦且走且顧，曰：「汝非某班役耶？」又驚問之。曰：「汝從我夫服役，如何不識！」班役益駭，導見公。公視之，真其夫人。又悲失聲。一日而母妻重聚，喜不可已。乃以百金為班役娶美婦焉。意必公有大德，所以鬼神為之感應。惜言者忘其姓字，秦中或有能道之者。

異史氏曰：「炎岷之禍，玉石不分，誠然哉！若公一門，是以聚而傳者也。董思白之後，僅有一孫，今亦不得奉其祭祀，亦朝士之責也。悲夫！」

豢蛇

泗水山中，舊有禪院，四無村落，人蹟罕及，有道士棲止其中。或言內多大蛇，故游人益遠之。一少年入山羅鷹。入既深，無所歸宿；遙見蘭若，趨投之。道士驚曰：「居士何來？幸不為兒輩所見！」即命坐，具饘粥。食未已，一巨蛇入，粗□餘圍，昂首向客，怒目電睨。客大懼。道士以掌擊其額，呵曰：去！」蛇乃俯首入東室。蜿蜒移時，其軀始盡，盤伏其中，一室盡滿。客大

懼，搖戰。道士曰：「此平時所豢養。有我在，不妨；所患者，客自遇之耳。」客甫坐，又一蛇入，較前略小，約可五六圍。見客遽止，睜閃吐舌如前狀。道士又叱之，亦入室去。室無臥處，半邊梁間，壁上土搖落有聲。客益懼，終夜不寢。早起欲歸，道士送之。出屋門，見牆上階下，大如蝨蟻者，行臥不一。見生人，皆有吞噬狀。客懼，依道士肘腋而行，使送出谷口，乃歸。

余鄉有客中州者，寄宿蛇佛寺。寺僧具晚餐，肉湯甚美，而段段皆圓，類雞項。疑問寺僧：「殺雞幾何，遂得多項？」僧曰：「此蛇段耳。」客大驚，有出門而哇者。既寢，覺胸上蠕蠕。摸之，則蛇也，頓起駭呼。僧起曰：「此常事，烏足駭！」因以火照壁間，大小滿牆，榻上下皆是也。次日，僧引入佛殿。佛座下有巨井，井中蛇粗如巨甕，探首井邊而不出。熱火下視，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，族居其中。僧云：「昔蛇出為害，佛坐其上以鎮之，其患始平」云。

雷公

亳州民王從簡，其母坐室中，值小雨冥晦，見雷公持鎚，振翼而入。大駭，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。雷公沾穢，若中刀斧，反身疾逃；極力展騰，不得去。顛倒庭際，嗥聲如牛。天上雲漸低，漸與簷齊。雲中蕭蕭如馬鳴，與雷公相應。少時，雨暴澍，身上惡濁盡洗，乃作霹靂而去。

菱角

胡大成，楚人。其母素奉佛。成從塾師讀，道由觀音祠，母囑過必入叩。一日，至祠，有少女挽兒遊戲其中，髮裁掩頸，而風致娟然。時成年四，心好之。問其姓氏。女笑云：「我河西焦畫工女菱角也。問將何為？」成又問：「有婿家無？」女然曰：「無也。」成言：「我為若婿，好否？」女慚云：「我不能自主。」而眉目澄澄，上下睨成，意似欣屬焉。成乃出。女迫而遙告曰：「崔爾誠，吾父所善，用為媒，無不諧。」成曰：「諾。」因念其慧而多情，益傾慕之。歸，向母實白心願。母止此兒，常恐拂之，即浼崔作冰。焦責聘財奢，事已不就。崔極言成清族美才，焦始許之。成有伯父，老而無子，授教職於湖北。妻卒任所，母遣成往奔其喪。數月將歸，伯又病，亦卒。淹留既久，適大寇據湖南，家耗遂隔。成竄民間，弔影孤惶而已。一日，有媪年四八九，綦迴村中，日昃不去。自言：「離亂罔歸，將以自鬻。」或問其價。言：「不屑為人奴，亦不願為人婦，但有母我者，則從之，不較直。」聞者皆笑。成往視之，面目間有一二頗尚其母，觸於懷而大悲。自念隻身，無縫紉者，遂邀歸，執子禮焉。媪喜，便為炊飯織履，劬勞若母。拂意輒譴之；而少有疾苦，則濡煦過於所生。忽謂曰：「此處太平，幸可無虞。然兒長矣，雖在羈旅，大倫不可廢。三兩日，當為兒娶之。」成泣曰：「兒自有婦，但間阻南北耳。」媪曰：「大亂時，人事翻覆，何可株待？」成又泣曰：「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，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？」媪不答，但為治簾幌衾枕，甚周備，亦不識所自來。一日，日既夕，戒成曰：「燭坐勿寐，我往視新婦來也未。」遂出門去。三更既盡，媪不返。心大疑。俄聞門外譁，出視，則一女子坐庭中，蓬首啜泣。驚問：「何人？」亦不語。良久，乃言曰：「娶我來，即亦非福，但有死耳！」成大驚，不知其故。女曰：「我少受聘於胡大成；不意湖北去，音信斷絕。父母強以我歸汝家。身可致，志不可奪也！」成聞而哭曰：「即我是胡某。卿菱角耶？」女收涕而駭，不信。相將入室，即燈審顧，曰：「得無夢耶？」於是轉悲為喜，相道離苦。先是亂後，湖南百里，滌地無類。焦攜家竄長沙之東，又受周生聘。亂中不能成禮，期是夕送諸其家。女泣不置，家中強置車中。至途次，女顛墜車下。遂有四人荷肩輿至，云是周家迎女者，即扶升輿，疾行若飛，至是始停。一老姥曳入，曰：「此汝夫家，但入勿哭。汝家婆婆，旦晚將至矣。」乃去。成詰知情事，始悟媪神人也。夫妻焚香共禱，願得母子復聚。母自戎馬戒嚴，同儕人婦奔伏澗谷。一夜，諛言寇至，即並張皇四匿。有童子以騎授母。母急不暇問，扶肩而上，輕迅剽邁，瞬息至湖上，馬踏水奔騰，蹄下不波。無何，扶下，指一戶云：「此中可居。」母將啟謝；回視其馬，化為金毛吼，高丈餘，童子超乘而去。母以手搥門，豁然啟扉。有人出問，怪其音熟，視之，成也。母子抱哭。婦亦驚起，一門歡慰。疑媪為大士現身。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。遂流寓湖北，治田廬焉。

餓鬼

馬永，齊人。為人貪，無賴，家卒屢空，鄉人戲而名之「餓鬼」。年三餘，日益囊，衣百結鶉，兩手交其肩，在市上攫食。人盡棄之，不以齒。邑有朱叟者，少攜妻居於五都之市，操業不雅。暮歲歸其鄉，大為士類所口；而朱潔行為善，人始稍稍禮貌之。一日，值馬攫食不償，為肆人所苦。憐之，代給其直。引歸，贈以數百，俾作本。馬去，不肯謀業，坐而食。無何，貨復置，仍蹈舊轍。而常懼與朱遇，去之臨邑。暮宿學宮，冬夜凜寒，輒摘聖賢額上旒而煨其板。學官知之，怒欲加刑。馬哀免，願為先生生財。學官喜，縱之去。馬探某生殷富，登門強索貨，故挑其怒；乃以刀自劓，誣而控諸學。學官勒取重賂，始免申黜。諸生因而共憤，公質縣尹。尹廉得實，笞四，梏其頸，三日斃焉。是夜，朱叟夢馬冠帶而入，曰：「負公大德，今來相報。」既寤，妾舉之。叟知為馬，名以馬兒。少不慧，喜其能讀。二餘，竭力經紀，得入邑泮。後考試寓旅邸，晝臥床上，見壁間悉糊舊藝；視之，有「犬之性」四句題，心畏其難，讀而志之。入場，適是其題，錄之，得優等，食餼焉。六餘，補臨邑訓導。官數年，曾無一道義交。惟袖中出青蚨，則作鸕鷀笑；不則睫毛一寸長，稜稜若不相識。偶大令以諸生小故，判令薄懲，輒酷掠如治盜賊。有訟士子者，即富來叩門矣。如此多端，諸生不復可耐。而年近七旬，臃腫驢驘，每向人物色黑鬚藥。有狂生某，剝茜根給之。天明共視，如廟中所塑靈官狀。大怒，拘生；生已早夜亡去。以此憤氣中結，數月而死。

考弊司

聞人生，河南人。抱病經日，見一秀才入，伏謁床下，謙抑盡禮。已而請生少步，把臂長語，刺刺且行，數里外猶不言別。生佇足，拱手致辭。秀才云：「更煩移趾，僕有一事相求。」生問之。答云：「吾輩悉屬考弊司轄。司主名虛肚鬼王。初見之，例應割脾肉，浼君一緩頰耳。」生驚問：「何罪而至於此？」曰：「不必有罪，此是舊例。若豐於賄者，可贖也。然而我貧。」生曰：「我素不稔鬼王，何能效力？」曰：「君前世是伊大父行，宜可聽從。」言次，已入城郭。至一府署，扉宇不甚弘敞，惟一堂高廣，堂下兩碣東西立，綠書大於栲栳，一云「孝弟忠信」，一云「禮義廉恥」。階階而進，見堂上一扁，大書「考弊司」。楹間，板雕翠字一聯云：「曰校、曰序、曰庠，兩字德行陰教化；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一堂禮樂鬼門生。」游覽未已，官已出，鬚髮鉛背，若數百年人；而鼻孔撩天，脣外傾，不承其齒。從一主簿吏，虎首人身。又餘人列侍，半獐惡若山精。秀才曰：「此鬼王也。」生駭極，欲卻退。鬼王已睹，降階揖生上，便問興居。生但諾。又問：「何事見臨？」生以秀才意具白之。鬼王色變曰：「此有成例，即父命所不敢承！」氣象森凜，似不可入一詞。生不敢言，驟起告別；鬼王側行送之，至門外始返。生不歸，潛入以觀其變。至堂下，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，交臂歷指，儼然在徽纆中。一獐人持刀來，裸其股，割片肉，可駢三指許。秀才大噉欲噉。生少年負義，憤不自持，大呼曰：「慘慘如此，成何世界！」鬼王驚起，暫命止割，躡履逆生。生忿然已出，遍告市人，將控上帝。或笑曰：「迂哉！藍蔚蒼蒼，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？此輩惟與閻羅近，呼之或可應耳。」乃示之途。趨而往，果見殿陛威赫，閻羅方坐；伏階號屈。王召訊已，立命諸鬼縮綫提繩而去。少頃，鬼王及秀才並至。審其情確，大怒曰：「憐爾夙世攻苦，暫委此任，候生貴家；今乃敢爾！其去若善筋，增若惡骨，罰今生生世世不得發跡也！」鬼乃箠之，仆地，顛落一齒；以刀割指端，

抽筋出，亮白如絲。鬼王呼痛，聲類斬豕。手足並抽訖，有二鬼押去。生稽首而出。秀才從其後，感荷殷殷。挽送過市，見一戶，垂朱簾，簾內一女子，露半面，容妝絕美。生問：「誰家？」秀才曰：「此曲巷也。」既過，生低徊不能捨，遂堅止秀才。秀才曰：「君為僕來，而今踴躍以去，心何忍。」生固辭，乃去。生望秀才去遠，急趨入簾內。女接見，喜形於色。入室促坐，相道姓名。女自言：「柳氏，小字秋華。」一嫗出，為具肴酒。酒闌，入帷，懽愛殊濃，切切訂婚嫁。既曙，嫗入曰：「薪水告竭，要耗郎君金貲，奈何！」生頓念腰囊空虛，惶愧無聲。久之，曰：「我實不曾攜得一文，宜署券保，歸即奉酬。」嫗變色曰：「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？」秋華頓蹙，不作一語。生暫解衣為質。嫗持笑曰：「此尚不能償酒直耳！」啾啾不滿志，與女俱入。生慙。移時，猶冀女出展別，再訂前約；久久無音，潛入窺之，見嫗與秋華，自肩以上化為牛鬼，目睖睖相對立。大懼，趨出；欲歸，則百道歧出，莫知所從。問之市人，並無知其村名者。徘徊塵肆之間，歷兩昏曉，悽意含酸，響腸鳴餓，進退無以自決。忽秀才過，望見之，驚曰：「何尚未歸，而簡褻若此？」生靦顏莫對。秀才曰：「有之矣！得勿為花夜叉所迷耶？」遂盛氣而往，曰：「秋華母子，何遽不少施面目耶！」去少時，即以衣來付生，曰：「淫婢無禮，已叱罵之矣。」送生至家，乃別而去。生暴絕，三日而甦，言之歷歷。

閻羅

沂州徐公星，自言夜作閻羅王。州有馬生亦然。徐公聞之，訪諸其家，問馬昨夕冥中處分何事。馬言：「無他事，但送左蘿石升天。天上墮蓮花，朵大如屋」云。

大人

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，途中遇六七人，語音類燕。審視兩頰，俱有癩，大如錢。異之，因問何病之同。客曰：「舊歲客雲南，日暮失道，入大山中，絕壑巉巖，不可得出。谷中有大樹一章，條數尺，綿綿下垂，蔭廣畝餘。諸客計無所之，因共繫馬解裝，旁樹棲止。夜深，虎豹鴟鳴，次第噪動，諸客抱膝相向，不能寐。忽見一大人來，高以丈計。客團伏，莫敢息。大人至，以手攬馬而食，六七匹頃刻都盡。既而折樹上長條，捉人首穿腮，如貫魚狀。貫訖，提行數步，條纔折有聲。大人似恐墜落，乃屈條之兩端，壓以巨石而去。客覺其去遠，出佩刀，自斷貫條，負痛疾走。未數武，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。客懼，伏叢莽中。見後來者更巨，至樹下，往來巡視，似有所求而不得。已乃聲啾啾，似巨鳥鳴，意甚怒，蓋怒大人之給己也。因以掌批其頰。大人僵僕順受，無敢少爭。俄而俱去。諸客始倉皇出。荒窺良久，遙見嶺頭有燈火，群趨之。至則一男子居石室中。客人環拜，兼告所苦。男子曳令坐，曰：「此物殊可恨，然我亦不能箝制。待舍妹歸，可與謀也。」無何，一女子荷兩虎自外入，問客何來。諸客叩伏而告以故。女子曰：「久知兩箇為孽，不圖凶頑若此！當即除之。」於石室中出銅鏈，重三四百觔，出門遂逝。男子煮虎肉饗客。肉未熟，女子已返，曰：「彼見我欲遁，追之數里，斷其一指而還。」因以指擲地，大於脛骨焉。眾駭極，問其姓氏，不答。少間，肉熟，客創痛不食。女以藥屑遍糝之，痛頓止。天明，女子送客至樹下，行李俱在。各負裝行餘里，經昨夜鬥處，女子指示之，石窪中殘血尚存盆許。出山，女子始別而返。

向杲

向杲字初旦，太原人。與庶兄晟，友于最敦。晟狎一妓，名波斯，有割臂之盟；以其母取直奢，所約不遂。適其母欲從良，願先遣波斯。有莊公子者，素善波斯，請贖為妾。波斯謂母曰：「既願同離水火，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。若妾媵之，相去幾何矣！肯從奴志，向生其可。」母諾之，以意達晟。時晟喪偶未婚，喜，竭貲聘波斯以歸。莊聞，怒奪所好，途中偶逢，大加詬罵。晟不服，遂嗾從人折篋笞之，垂斃，乃去。杲聞奔視，則兄已死。不勝哀憤。具造赴郡。莊廣行賄賂，使其理不得伸。杲隱忿中結，莫可控訴，惟思要路刺殺莊。日懷利刃，伏於山徑之莽。久之，機漸洩。莊知其謀，出則戒備甚嚴；聞汾州有焦桐者，勇而善射，以多金聘為衛。杲無計可施，然猶日伺之。一日，方伏，雨暴作，上下沾濡，寒戰頗苦。既而烈風四塞，冰雹繼至，身忽然痛癢不能復覺。嶺上舊有山神祠，強起奔赴。既入廟，則所識道士在內焉。先是，道士嘗行乞村中，杲輒飯之，道士以故識杲。見杲衣服濡溼，乃以布袍授之，曰：「姑易此。」杲易衣，忍凍蹲若犬，自視，則毛革頓生，身化為虎。道士已失所在。心中驚恨。轉念：得仇人而食其肉，計亦良得。下山伏舊處，見己尸臥叢莽中，始悟前身已死；猶恐葬於烏鳶，時時邏守之。越日，莊始經此，虎暴出，於馬上撲莊落，齧其首，咽之。焦桐返馬而射，中虎腹，壓然遂斃。杲在錯楚中，恍若夢醒；又經宵，始能行步，厭厭以歸。家人以其連夕不返，方共駭疑，見之，喜相慰問。杲但臥，蹇澀不能語。少間，聞莊信，爭即床頭慶告之。杲乃自言：「虎即我也。」遂述其異。由此傳播。莊子痛父之死甚慘，聞而惡之，因訟杲。官以其事誕而無據，置不理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壯士志酬，必不生返，此千古所悼恨也。借人之殺以為生，仙人之術亦神哉！然天下事足髮指者多矣。使怨者常為人，恨不令暫作虎！」

董公子

青州董尚書可畏，家庭嚴肅，內外男女，不敢通一語。一日，有婢僕調笑於中門之外，公子見而怒叱之，各奔去。及夜，公子偕僮臥齋中。時方盛暑，室門洞敞。更深時，僮聞床上有聲甚厲，驚醒。月影中，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。以其家人故，弗深怪，遂復寐。忽聞靴聲訇然，一偉丈夫赤面修髯，似壽亭侯像，捉一人頭入。僮懼，蛇行入床下。聞床上支支格格，如振衣，如摩腹，移時始罷。靴聲又響，乃去。僮伸頸漸出，見窗櫺上有曉色。以手捫床上，著手沾溼，嗅之血腥。大呼公子，公子方醒。告而火之，血盈枕席。大駭，不知其故。忽有官役叩門。公子出見，役愕然，但言怪事。詰之，告曰：「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，大聲曰：『我殺主人矣！』眾見其衣有血污，執而白之官。審知為公子家人。渠言已殺公子，埋首於關廟之側。往驗之，穴土猶新，而首則並無。」公子駭異，趨赴公庭，見其人即前狎婢者也。因述其異。官甚惶惑，重責而釋之。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，以前婢配之，令去。積數日，其鄰堵者，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若崩裂，急起呼之，不應。排闥入視，見夫婦及寢床，皆截然斷而為兩，木肉上俱有削痕，似一刀所斷者。關公之靈蹟最多，未有奇於此者也。

周三

泰安張太華，富吏也。家有狐擾，遭制罔效。陳其狀於州尹，尹亦不能為力。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，人共見為一白髮叟。叟與居人通弔問，如世人禮。白云行二，都呼為胡二爺。適有諸生謁尹，問道其異。尹為吏策，使往問叟。時東村人有作隸者，吏訪之，果不誣，因與俱往。即隸家設筵招胡。胡至，揖讓酬酢，無異常人。吏告所求。胡曰：「我固悉之，但不能為君效力。僕友人周三，僑居岳廟，宜可降伏，當代求之。」吏喜，申謝。胡臨別與吏約，明日張筵於岳廟之東。吏領教。胡果導周至。周虬髯鐵面，服袴褶。飲數行，向吏曰：「適胡二弟致尊意，事已盡悉。但此輩實繁有徒，不可善論，難免用武。請即假館君家，微勞所不

敢辭。」吏轉念：去一狐，得一狐，是以暴易暴也。游移不敢即應。周已知之，曰：「無畏，我非他比，且與君有喜緣，請勿疑。」吏諾之。周又囑明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，幸勿譁。吏歸，悉遵所教。俄聞庭中攻擊刺門之聲，逾時始定。啟關出視，血點點盈階上。墀中有小狐首數枚，大如椀瓊焉。又視所除舍，則周危坐其中，拱手笑曰：「蒙重託，妖類已蕩滅矣。」自是館於其家，相見如主客焉。

鴿異

鴿類甚繁，晉有坤星，魯有鶴秀，黔有腋蜚，梁有翻跳，越有諸尖：皆異種也。又有靴頭、點子、大白、黑石、夫婦雀、花狗眼之類，名不可屈以指，惟好事者能辨之也。鄒平張公子幼量，癖好之，按經而求，務盡其種。其養之也，如保嬰兒：冷則療以粉草，熱則投以鹽顆。鴿善睡，睡太甚，有病麻痺而死者。張在廣陵，以□金購一鴿，體最小，善走，置地上，盤旋無已時，不至於死不休也，故常須人把握之；夜置群中，使驚諸鴿，可以免癘股之病：是名「夜遊」。齊魯養鴿家，無如公子最；公子亦以鴿自詡。一夜，坐齋中，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，殊不相識。問之。答曰：「漂泊之人，姓名何足道。遙聞畜鴿最盛，此亦生平所好，願得寓目。」張乃盡出所有，五色俱備，燦若雲錦。少年笑曰：「人言果不虛，公子可謂盡養鴿之能事矣。僕亦攜有一兩頭，頗願觀之否？」張喜，從少年去。月色冥漠，野曠蕭條，心竊疑懼。少年指曰：「請勉行，寓屋不遠矣。」又數武，見一道院，僅兩楹。少年握手入，昧無燈火。少年立庭中，口中作鴿鳴。忽有兩鴿出：狀類常鴿，而毛純白；飛與簷齊，且鳴且鬥，每一撲，必作劬斗。少年揮之以肱，連翼而去。復撮口作異聲，又有兩鴿出：大者如鷺，小者裁如拳；集階上，學鶴舞。大者延頸立，張翼作屏，宛轉鳴跳，若引之；小者上下飛鳴，時集其頂，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，聲細碎，類鼗鼓；大者伸頸不敢動。鳴愈急，聲變如磬，兩兩相和，間雜中節。既而小者飛起，大者又顛倒引呼之。張嘉歎不已，自覺望洋可愧。遂揖少年，乞求分愛；少年不許。又固求之。少年乃叱鴿去，仍作前聲，招二白鴿來，以手把之，曰：「如不嫌憎，以此塞責。」接而玩之：睛映月作琥珀色，兩目通透，若無隔閡，中黑珠圓於椒粒；啟其翼，脅肉晶瑩，臟腑可數。張甚奇之，而意猶未足，詭求不已。少年曰：「尚有兩種未獻，今不敢復請觀矣。」方競論間，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。回視少年，化白鴿，大如雞，沖霄而去。又目前院宇都渺，蓋一小墓，樹二柏焉。與家人抱鴿，駭歎而歸。試使飛，馴異如初。雖非其尤，人世亦絕少矣。於是愛惜臻至。積二年，育雌雄各三。雖戚好求之，不得也。有父執某公，為貴官。一日，見公子，問：「畜鴿幾許？」公子唯唯以退。疑某意愛好之也，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。又念：長者之求，不可重拂。且不敢以常鴿應，選二白鴿，籠送之，自以千金之贈不啻也。他日，見某公，頗有德色；而其殊無一申謝語。心不能忍，問：「前禽佳否？」答云：「亦肥美。」張驚曰：「烹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張大驚曰：「此非常鴿，乃俗所言『韃靼』者也！」某回思曰：「味亦殊無異處。」張歎恨而返。至夜，夢白衣少年至，責之曰：「我以君能愛之，故遂託以子孫。何乃以明珠暗投，致殘鼎鑊！今率兒輩去矣。」言已，化為鴿，所養白鴿皆從之，飛鳴逕去。天明視之，果俱亡矣。心甚恨之，遂以所畜，分贈知交，數日而盡。

異史氏曰：「物莫不聚於所好，故葉公好龍，則真龍入室；而況學士之於良友，賢君之於良臣乎！而獨阿堵之物，好者更多，而聚者特少。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。」

向有友人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，家無慧僕，以老傭往。及門，傾水出魚，索舂而進之。及達主所，魚已枯斃。公子笑而不言，以酒犒傭，即烹魚以饗。既歸，主人問：「公子得魚頗歡慰否？」答曰：「歡甚。」問：「何以知？」曰：「公子見魚便欣然有笑容，立命賜酒，且烹數尾以犒小人。」主人駭甚，自念所贈頗不粗劣，何至烹賜下人。因責之曰：「必汝蠢頑無禮，故公子遷怒耳。」傭揚手力辯曰：「我固陋拙，遂以為非人也！登公子門，小心如許，猶恐笱斗不文，敬索舂出，一一勻排而後進之，有何不周詳也？」主人罵而遣之。

靈隱寺僧某，以茶得名，鑄白皆精。然所蓄茶有數等，恒視客之貴賤以為烹獻；其最上者，非貴客及知味者，不一奉也。一日，有貴官至，僧伏謁甚恭，出佳茶，手自烹進，冀得稱譽。貴官默然。僧惑甚，又以最上一等烹而進之。飲已將盡，並無贊語。僧急不能待，鞠躬曰：「茶何如？」貴官執瓊一拱曰：「甚熱。」此兩事，可與張公子之贈鴿同一笑也。

聶政

懷慶潞王，有昏德。時行民間，窺有好女子，輒奪之。有王生妻，為王所睹，遣輿馬直入其家。女子號泣不伏，強舁而出。王亡去，隱身聶政之墓，冀妻經過，得一遙訣。無何，妻至，望見夫，大哭投地。王惻動心懷，不覺失聲。從人知其王生，執之，將加榜掠。忽墓中一丈夫出，手握白刃，氣象威猛，厲聲曰：「我聶政也！良家子豈容強占！念汝輩不能自由，姑且有怨。寄語無道王：若不改行，不日將挾其首！」眾大駭，棄車而走；丈夫亦入墓中而沒。夫妻叩墓歸，猶懼王命復臨。過□餘日，竟無消息，心始安。王自是淫威亦少殺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讀刺客傳，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。其銳身而報知己也，有豫之義；白晝而屠卿相，有縛之勇；皮面自刑，不累骨肉，有曹之智。至於荊軻，力不足以謀無道秦，遂使絕裾而去，自取滅亡。輕借樊將軍之頭，何日可能還也？此千古之所恨，而聶政之所嗤者矣。聞之野史：其墳見掘於羊、左之鬼。果爾，則生不成名，死猶喪義，其視聶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，為人之賢不尚何如哉！噫！聶之賢，於此益信。」

冷生

平城冷生，少最鈍，年二□餘，未能通一經。忽有狐來，與之燕處。每聞其終夜語，即兄弟詰之，亦不肯洩。如是多日，忽得狂易病：每得題為文，則閉門枯坐；少時，譁然大笑。窺之，則手不停草，而一藝成矣。脫稿又文思精妙。是年入泮，明年食餼。每逢場作笑，響徹堂壁，由此「笑生」之名大噪。幸學使退休，不聞。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，終日危坐堂上。忽聞笑聲，怒執之，將以加責。執事官代白其顛。學使怒稍息，釋之而黜其名。從此佯狂詩酒。著有「顛草」四卷，超拔可誦。

異史氏曰：「閉門一笑，與佛家頓悟時何殊間哉！大笑成文，亦一快事，何至以此褫革？如此主司，寧非悠悠！」

學師孫景夏，往訪友人。至其窗外，不聞人語，但聞笑聲嗤然，頃刻數作。意其與人戲耳。入視，則居之獨也。怪之。始大笑曰：「適無事，默溫笑談耳。」邑宮生，家畜一驢，性蹇劣。每途中逢徒步客，拱手謝曰：「適忙，不遑下騎，勿罪！」言未已，驢已蹶然伏道上，屢試不爽。宮大慚恨，因與妻謀，使偽作客。己乃跨驢周於庭，向妻拱手，作遇客語。驢果伏。便以利錐毒刺之。適有友人相訪，方欲款關，聞宮言於內曰：「不遑下騎，勿罪！」少頃，又言之。心大怪異，叩扉問其故，以實告，相與捧腹。此二則，可附冷生之笑並傳矣。

狐懲淫

某生購新第，常患狐。一切服物，多為所毀，且時以塵土置湯餅中。一日，有友過訪，值生出，至暮不歸。生妻備饌供客，已而偕婢啜食餘餌。生素不羈，好蓄媚藥，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，婦食之，覺有腦麝氣。問婢，婢云不知。食訖，覺慾發上熾，不

漏已動，肆中酒客愈稀；惟遙座一美少年，對燭獨酌，有小僮捧侍焉。眾竊議其高雅。無何，少年罷飲出門去。僮返身入，向生曰：「主人相候一語。」眾則茫然，惟生顏色慘變，不遑告別，匆匆便去。蓋少年乃江城，僮即其家婢也。生從至家，伏受鞭扑。從此禁錮益嚴，弔慶皆絕。文宗下學，生以誤講降為青。

一日，與婢語，女疑與私，以酒罈囊婢首而撻之。已而縛生及婢，以繡翦翦腹間肉互補之，釋縛令其自束。月餘，補處竟合為一云。女每以白足踏餅塵土中，叱生擦食之。如是種種。母以憶子故，偶至其家，見子柴瘠，歸而痛哭欲死。夜夢一叟告之曰：「不須憂煩，此是前世因。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，公子前生為士人，偶游其地誤斃之。今作惡報，不可以人力回也。每早起，虔心誦觀音咒一百遍，必當有效。」醒而述於仲鴻，異之，夫妻遵教。虔誦兩月餘，女橫如故，益之狂縱。聞門外鉦鼓，輒握髮出，愀然引眺，千人指視，恬不為怪。翁姑共恥之，而不能禁。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，觀者如堵。僧吹鼓上革作牛鳴。女奔出，見人眾無隙，命婢移行床，翹登其上。眾目集視，女如弗覺。逾時，僧敷衍將畢，索清水一盂，持向女而宣言曰：「莫要嗔，莫要嗔！前世也非假，今世也非真。咄！鼠子縮頭去，勿使貓兒尋。」宣已，吸水噴射女面，粉黛淫淫，下沾衿袖。眾大駭，意女暴怒，女殊不語，拭面自歸。僧亦遂去。女入室癡坐，嗒然若喪，終日不食，掃榻遽寢。中夜忽喚生醒。生疑其將遺，捧進溺盆。女卻之。暗把生臂，曳入衾。生承命，四體驚悚，若奉丹詔。女慨然曰：「使君如此，何以為人！」乃以手撫捫生體，每至刀杖痕，嚶嚶啜泣，輒以爪甲自掐，恨不即死。生見其狀，意良不忍，所以慰藉之良厚。女曰：「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。清水一灑，若更肺腑。今回憶曩昔所為，都如隔世。妾向時得毋非人耶？有夫妻而不能懼，有姑嫜而不能事，是誠何心！明日可移家去，仍與父母同居，庶便定省。」絮語終夜，如話□年之別。味爽即起，摺衣斂器，婢攜簾，躬襪被，促生前往叩扉。母出駭問，告以意。母尚遲回，女已偕婢入。母從入。女伏地哀泣，但求免死。母察其意誠，亦泣曰：「吾兒何遽如此？」生為細述前狀，始悟曩昔之夢驗也。喜，喚廝僕為除舊舍。女自是承顏順志，過於孝子。見人，則□□如新婦。或戲述往事，則紅漲於頰。且勤儉，又善居積；三年，翁媪不問家計，而富稱巨萬矣。生是歲鄉捷。女每謂生曰：「當日一見芳蘭，今猶憶之。」生以不受荼毒，願已至足，妄念所不敢萌，唯唯而已。會以應舉入都，數月乃返。入室，見芳蘭方與江城對弈。驚而問之，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矣。此事浙中王子雅言之甚詳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生業果，飲啄必報，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，如附骨之疽，其毒尤慘。每見天下賢婦□之一，悍婦□之九，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。觀自在願力宏大，何不將盂中水灑大千世界也？」

孫生

孫生，娶故家女辛氏。初入門，為窮袴，多其帶，渾身糾纏甚密，拒男子不與共榻。床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。孫屢被刺剝，因就別榻眠。月餘，不敢問鼎。即白晝相逢，女未嘗假以言笑。同窗某知之，私謂孫曰：「夫人能飲否？」答云：「少飲。」某戲之曰：「僕有調停之法，善而可行。」問：「何法？」曰：「以迷藥入酒，給使飲焉，則惟君所為矣。」孫笑之，而陰服其策良。詢之醫家，敬以酒煮烏頭，置案上。入夜，孫釀別酒，獨酌數觥而寢。如此三夕，妻終不飲。一夜，孫臥移時，視妻猶寂坐，孫故作齶聲；妻乃下榻，取酒煨爐上。孫竊喜。既而滿飲一盃；又復酌，約盡半杯許，以其餘仍內壺中，拂榻遂寢。久之無聲，而燈煌煌尚未滅也。疑其尚醒，故大呼：「錫繁鎔化矣！」妻不應，再呼仍不應。白身往視，則醉睡如泥。啟衾潛入，層層斷其縛結。妻固覺之，不能動，亦不能言，任其輕薄而去。既醒，惡之，投繯自縊。孫夢中聞喘吼聲，起而奔視，舌已出兩寸許。大驚，斷索，扶榻上，逾時始蘇。孫自此殊厭恨之，夫妻避道而行，相逢則各俯其首。積四五年，不交一語。妻或在室中，與他人嬉笑；見夫至，色則立變，凜如霜雪。孫嘗寄宿齋中，經歲不歸；即強之歸，亦面壁移時，默然就枕而已。父母甚憂之。一日，有老尼至其家，見婦，亟加贊譽。母不言，但有浩歎。尼詰其故，具以情告。尼曰：「此易事耳。」母喜曰：「倘能回婦意，當不靳酬也。」尼窺室無人，耳語曰：「購春宮一幀，三日後，為若厭之。」尼去，母即購以待之。三日，尼果來。囑曰：「此須甚密，勿令夫婦知。」乃翦下圖中人，又鍼三枚、艾一撮，並以素紙包固，外繪數畫如虵狀，使母賺婦出，竊取其枕，開其縫而投之；已而仍合之，返歸故處。尼乃去。至晚，母強子歸宿。媪往竊聽。二更將殘，聞婦呼孫小字，孫不答。少間，婦復語，孫厭氣作惡聲。質明，母入其室，見夫婦面首相背，知尼之術誣也。呼子於無人處，委諭之。孫聞妻名，便怒，切齒。母怒罵之，不顧而去。越日，尼來，告之罔效。尼大疑。媪因述所聽。尼笑曰：「前言婦憎夫，故偏厭之。今婦意已轉，所未轉者男耳。請作兩制之法，必有驗。」母從之，索子枕如前緘置訖，又呼令歸寢。更餘，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，時作咳，都若不能寐。久之，聞兩人在一床上唧唧語，但隱約不可辨。將曙，猶聞嬉笑，吃吃不絕。媪以告母。母喜，尼來，厚饋之。孫由是琴瑟和好。生一男兩女，□餘年從無角口之事。同人私問其故。笑曰：「前此顧影生怒，後此聞聲而喜，自亦不解其何心也。」

異史氏曰：「移憎而愛，術亦神矣。然能令人喜者，亦能令人怒，術人之神，正術人之可畏也。先哲云：『六婆不入門。』有見矣夫！」

八大王

臨洮馮生，蓋貴介裔而陵夷矣。有漁鰲者，負其債不能償，得鰲輒獻之。一日，獻巨鰲，額有白點。生以其狀異，放之。後自婿家歸，至恆河之側，日已就昏，見一醉者，從二三僮，顛跛而至。遙見生，便問：「何人？」生漫應：「行道者。」醉人怒曰：「寧無姓名，胡言行道者？」生馳驅心急，置不答，逕過之。醉人益怒，捉袂使不得行，酒臭熏人。生更不耐，然力解不能脫。問：「汝何名？」囁然而對曰：「我南都舊令尹也。將何為？」生曰：「世間有此等令尹，辱罵世界矣！幸是舊令尹；假新令尹，將無殺盡途人耶？」醉人怒甚，勢將用武。生大言曰：「我馮某非受人搥打者！」醉人聞之，變怒為懼，踉蹌下拜曰：「是我恩主，唐突勿罪！」起喚從人，先歸治具。生辭之不得。握手行數里，見一小村。既入，則廊舍華好，似貴人家。醉人醒稍解，生始詢其姓字。曰：「言之勿驚，我洮水八大王也。適西山青童招飲，不覺過醉，有犯尊顏，實切愧悚。」生知其妖，以其情辭殷渥，遂不畏怖。俄而設筵豐盛，促坐權飲。八大王最豪，連舉數觥。生恐其復醉，再作縈擾，偽醉求寢。八大王已喻其意，笑曰：「君得無畏我狂耶？但請勿懼。凡醉人無行，謂隔夜不復記者，欺人耳。酒徒之不德，故犯者□之九。僕雖不齒於儕偶，顧未敢以無賴之行，施之長者，何遂見拒如此？」生乃復坐，正容而諫曰：「既自知之，何勿改行？」八大王曰：「老夫為令尹時，沈湎尤過於今日。自觸帝怒，謫歸島嶼，力返前轍者，□餘年矣。今老將就木，潦倒不能橫飛，故態復作，我自不解耳。茲敬聞命矣。」傾談間，遠鐘已動。八大王起捉臂曰：「相聚不久，蓄有一物，聊報厚德。此不可以久佩，如願後，當見還也。」口中吐一小人，僅寸餘。因以爪招生臂，痛若膚裂；急以小人按捺其上，釋手已入革裏，甲痕尚在，而漫漫墳起，類痰核狀。驚問之，笑而不答。但曰：「君宜行矣。」送生出，八大王自返。回顧村舍全渺，惟一巨鰲，蠢蠢入水而沒。錯愕久之。自念所獲，必鰲寶也。由此日最明，凡有珠寶之處，黃泉下皆可見；即素所不知之物，亦隨口而知其名。於寢室中掘得藏鏹數百，用度頗充。後有貨故宅者，生視其中有藏鏹無算，遂以重金購居之。由此與王公埒富矣。火齊木難之類皆蓄焉。得一鏡，背有鳳紐，環水雲湘妃之圖，光射里餘，鬚眉皆可數。佳人一照，則影留其中，磨之不能滅也；若改妝重照，或更一美人，則前影消矣。時肅府第三公主絕美，雅慕其名。會主游崆峒，乃往伏山中，伺其下輿，照之而歸，設真案頭。審視之，見美人在中，拈巾微笑，口欲言而波欲動。喜而藏之。年餘，為妻所洩，聞之肅府。大怒，收之。追鏡去，擬斬。生大賄中賈人，使言於王曰：「王如見赦，天下之至寶，不難致也。不

然，有死而已，於王誠無所益。」王欲籍其家而徙之。三公主曰：「彼已窺我，□死亦不足解此玷，不如嫁之。」王不許。公主閉戶不食。妃子大憂，力言於王。王乃釋生囚，命中貴以意示生。生辭曰：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寧死不敢承命。王如聽臣自贖，傾家可也。」王怒，復逮之。妃召生妻入宮，將鳩之。既見，妻以珊瑚鏡臺納妃，辭意溫惻。妃悅之，使參公主。公主亦悅之，訂為姊妹，轉使諭生。生告妻曰：「王侯之女，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。」妻不聽，歸修聘幣納王邸，齎送者逾千人。珍石寶玉之屬，王家不能知其名。王大喜，釋生歸，以公主嬪焉。公主仍懷鏡歸。生一夕獨寢，夢八大王軒然入曰：「所贈之物，當見還也。佩之若久，耗人精血，損人壽命。」生諾之，即留宴飲。八大王辭曰：「自聆藥石，戒杯中物已三年矣。」乃以口嚙生臂，痛極而醒。視之，則核塊消矣。後此遂如常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醒則猶人，而醉則猶鰲，此酒人之大都也。顧鰲雖日習於酒狂乎，而不敢忘恩，不敢無禮於長者，鰲不過人遠哉？若夫己氏則醒不如人，而醉不如鰲矣。古人有龜鑑，盍以為鰲鑑乎？乃作『酒人賦』。賦曰：『有一物焉，陶情適口；飲之則醺醺騰騰，厥名為「酒」。其名最多，為功已久：以宴嘉賓，以速父舅，以促膝而為懼，以合盞而成偶；或以為「釣詩鉤」，又以為「掃愁帚」。故麴生頻來，則騷客之金蘭友；醉鄉深處，則愁人之逋逃藪。糟邱之臺既成，鷓夷之功不朽。齊臣遂能一石，學士亦稱五斗。則酒固以人傳，而人或以酒醜。若夫落帽之孟嘉，荷鍤之伯倫，山公之倒其接羅，彭澤之漉以葛巾。酣眠乎美人之側也，或察其無心；濡首於墨汁之中也，自以為有神。井底臥乘船之士，槽邊縛珥玉之臣。甚至效鰲囚而玩世，亦猶非害物而不仁。至如兩宵雪夜，月旦花晨，風定塵短，客舊妓新，履舄交錯，蘭麝香沉，細批薄抹，低唱淺斟；忽清商兮一奏，則寂若兮無人。雅謔則飛花粲齒，高吟則戛玉敲金。總陶然而大醉，亦魂清而夢真。果爾，即一朝一醉，當亦名教之所不嗔。爾乃嘈雜不韻，俚詞並進；坐起譁譁，嗷嗷成陣。涓滴忿爭，勢將投刃；伸頸攢眉，引杯若鳩；傾瀆碎觥，拂燈滅燼。綠醕葡萄，狼籍不靳；病葉狂花，觴政所禁。如此情懷，不如弗飲。又有酒隔咽喉，間不盈寸；訥訥呢呢，猶譏主吝；坐不言行，飲復不任；酒客無品，於斯為甚。甚有狂藥下，客氣粗；努石稜，礫鬚鬚；袒兩背，躍雙趺。塵濛濛兮滿面，哇浪浪兮沾裾；口狺狺兮亂吠，髮蓬蓬兮若奴。其籲地而呼天也，似李郎之嘔其肝臟；其揚手而擲足也，如蘇相之裂於牛車。舌底生蓮者，不能窮其狀；燈前取影者，不能為之圖。父母前而受忤，妻子弱而難扶。或以父執之良友，無端而受罵於灌夫。婉言以警，倍益眩暝。此名「酒凶」，不可救拯。惟有一術，可以解酩。厥術維何？祇須一槓。繫其手足，與斬豕等。止困其臀，勿傷其頂，捶至百餘，豁然頓醒。』」

戲縊

邑人某，佻健無賴。偶游村外，見少婦乘馬來，謂同游者曰：「我能令其一笑。」眾不信，約賭作筵。某遽奔去，出馬前，連聲譁曰：「我要死！……」因於牆頭抽梁黠一本，橫尺許，解帶挂其上，引頸作縊狀。婦果過而哂之，眾亦粲然。婦去既遠，某猶不動，眾益笑之。近視，則舌出目瞑，而氣真絕矣。梁幹自經，不亦奇哉？是可以為儆薄者戒。